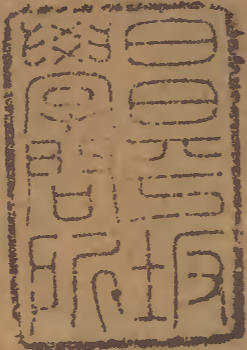


四書備解

論八之九



			八	漢
			九	書
			五	門
			八	
一	三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九		
一	三		
五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98	
冊數	12 ( 6 )		
函號	277	142	





憑山閣精訂四書備解 下論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大全趙氏曰憲問較不書姓而直記名其為自記之證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恥也憲之捐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不為也

全此章註意重有道邊然只平平對說而默寓輕重方是欲廣憲進於有為意

義原憲問天下事何者最可愧恥子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進必有為退必

有守如邦有道明君在上可以有為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而但知食祿

至若邦無道上無明君雖卷而懷之可也乃不能獨善猶覲顏居位而但知

食祿是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二者可恥寔甚焉憲之獨

介有守固知無道之穀為可恥矣未必知有道之穀為可恥也夫子并



以廣其意蓋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全此章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玩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

之不行還未得為仁自見

講原憲又問人心為私所蔽于是有盛氣好勝為克負能自矜為伐忿恨不

平為怨貪得無厭為欲四者皆心之累也逐念制之使不得行則出乎私必

入乎理斯可以為仁矣乎

參

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

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雙峰饒氏曰病根在

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好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蒙引

此與問恥都是質諸夫子以信其志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則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

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不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

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力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理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撥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

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講子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之于外而不能以自

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是其力足以勝私可以為難矣若遂以為仁則吾不

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補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四者之根猶在也若夫仁

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于流未若澄之于原也○朱子曰克

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使不得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

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翼註仁則吾不知不必乘間竊發而後非

仁只此逐念強制便與那天理渾全自無私累者不同不曰未仁但曰吾不

知聖人口氣甚渾融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愚山閣定本



全此見為士者貴于心無所累不足為士只就懷居上斷之不必推開說  
講子曰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于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心為物  
役不求其義之安而惟徇于情之便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  
補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賢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  
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大懷居者戀其身之所  
便以為安有所執着其累也大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

至於言則存味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全此章概論君子處世之道行無時而不危者持身之前言有時而可孫者保身之智  
講子曰君子道與時宜如邦有道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明是非辨邪義正言人之所不敢言危行焉嚴取與潔去就行人之所不能行非固欲也

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于世自人視之則見其高峻耳如邦無道時不可以遂其直也但危行焉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至于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亦非阿諛以徇世也遠害而已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

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巳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全此合所發所蘊而致觀人之道  
講子曰理得于心之謂德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自然順理成章可以必其有言是言乃德之符也若有言者斐壺可聽或出于便給亦未可知不必其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于勇然心無私累而當幾明決自然見義必為可以必其有勇是勇乃仁之著也若勇者慷慨激烈或出于血氣亦未可知不必其有仁也蓋由本可以兼末而由末



不可以信本修已者豈可不以德仁為先而觀人者又豈可徒以言勇為重哉參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仁則德之全也○顧麟士曰夫子本重德仁抑言勇但扶起言勇作用人說者終非正旨○兩必有最可味無言亦言無勇亦勇也兩不必是活說有無不可知不是決言其無當玩註二或字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請奭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

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全此章總見聖賢崇德絀力之意  
講南宮适有慨于衷問于孔子曰昔有窮國之君羿以善射篡夏后相之位

羿臣寒泥之子奭力能陸地行舟皆一時之雄也然羿為寒泥所殺奭卒為夏后少康所誅俱不得其死然是權力之不足恃也如此若夫禹平水上稷播百穀躬親稼穡之事皆有德于民也而禹受舜禪稷之後至文武而王業成皆有天下是大德之食其報也如此其得失之故安在哉适之意蓋以羿奭比當時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夫子嫌于傷時與自任故不答适亦會意而出子乃嘆美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君子哉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尚德哉其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時以為趨向者所可比哉參白  
雲許氏曰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北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居河南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二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修民事相臣寒泥使逢蒙射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而自立后相二十八歲泥使澆弑王即后相也遂滅夏相之后妃名緡逃歸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少

下論憲問 德山關定本



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豷○雙峰饒氏曰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已難答又以羿奡比當時有權力者愈難答适是孟懿子之見亦三家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蒙引禹平水土所以為播種之地稷播種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故皆曰躬稼○存疑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

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此勉君子而懲小人也仁不仁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觀君子猶有偶失則宜防之嚴小人必無偶得則宜反之亟此是立言本旨  
講子曰仁全于心存之甚難而失之甚易如君子之人宜無不仁者也然毫忽之間檢點偶踈而容或不仁者有之以君子而尚不仁焉則操存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少懈矣若夫小人則本心已亡縱天理有復萌之機亦不勝

真私欲之蔽斷未有能仁者也可不以小人為戒哉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

東漢楊賜傳賜子儵操初殺操見彪問曰以何瘦之甚對曰懼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旨此為世之知忠愛而不知所以用其忠愛者發  
講子曰父之于子未有不愛果其愛之則凡所為責成與戒敗者必出于勞而後可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將能已乎臣之于君無不當忠果能忠焉則凡所為陳善而閉邪者必出于誨而後可雖欲順承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為父與臣者當各盡其道而為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可也參 補 蒙引 味兩能勿字便見理所必然勢所不得不然處○愛忠以心言勞誨以事言

○子曰為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禪

之反謹時林反○禪讓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



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全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

音講子曰辭命所以交隣。况鄭以小事大所係尤重矣。乃其為辭命也以禪謀善謀則使為草藁。而創立規模大意。然猶恐其無斷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討究典故以求其合論講義理以求其當然。猶恐繁簡未必適中也。以行人之官子羽善筆削則便修之以損其有餘飾之以增其不足。然猶恐文采未必可觀也。惟東里子產又從而潤色之。化陳而新。易俚而雅。秩然其有章焉。而命于是乎成矣。夫鄭以蕞爾國介晉楚之交。而四十年不被兵者。是時子產執政。故能用諸臣之長而以已董其成。此所以應對諸侯而鮮有敗事也。  
補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

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而能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蔡氏曰。此亦見四子和衷之美。而辭命之善。又不待言。○武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全此章聖人評論三臣亦春秋一字褒貶之意。

音講或人問子產之為人何如。子曰。子產之德澤歌頌于國。乃惠愛其民之人也。  
補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贈要。皆以豐國。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民。蓋先王之政之



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翼註：惠人不就作愛民看。蓋言子產乃惠愛其民之人也。入指子產。大戴禮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詞也。補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大下，吾滋不從也。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遷都于嬉，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說苑楚昭王欲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

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新安陳氏曰：沮止之事，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引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才耳。○翼註：彼哉，只是不論他。註中僭王不革，沮賢召亂，不可入口氣。○顧麟士曰：集註大全雖于子產兼言其不知為政，于子西兼言其遜國改紀，然一是許之，一是外之，各有頭項，須不可于子產又說他短處，于子西又說他長處。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義：或人又問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此人也。相桓公桓公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管仲，而伯氏窮約，至于飯蔬食沒齒，以終其身，曾無怨言。蓋自知已罪，而心服仲功如此，觀此而管仲可知矣。參問管仲曰人



也。范皆以為盡人道。集註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朱子曰。若作盡人道說。恐管仲也未盡得。翼註勿褒伯氏能安貧知罪。只重管仲有功上。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全此就常情事勢而論。處境之難。易重上句。不與下句平對。講子曰貧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驕。肆之失。此人之常情。但貧為逆境。處貧而能安于義。命無所怨。尤此寔人之所難。富為順境。處富而能守其節制。無所驕肆。猶為人之所易。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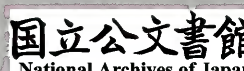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揚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此夫子特借公綽任職不稱。以諷魯失官人之宜。玩二為字可見。

義講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為人。也。廉靜寡欲。而短于才。以之

為家老。雖趙魏晉卿家大如此。然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又無官守之責。苟能正己。以率屬。則居其位。而有餘矣。若以之為大夫。則位高責重。非才智過人者。不足以勝其任。即如滕薛小國。其政亦繁。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恐非公綽所可為也。然則用人者。可不因材而器使乎。參存疑聖人分明是說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說個長處。而帶個短說。多少宛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全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子路問人生天地兼體三才。必如何可以為成人。子曰成人不易言。必才





全德備而後可。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強勇，冉求之多材，藝能兼此四子之長矣。然猶慮其資稟之偏，不能適中而未至于從容和順也。又必須節之以禮，以歸于中正，和之以樂，以去其駁雜。則智足以窮理而不流于苛察，廉足以養心而不失于矯厲，勇足以力行而不蔽于血氣，藝足以泛應而不傷于便巧。庶幾才全德備，渾然粹然，以是為成人，亦已可矣。  
參胡雲峰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全。武仲之智，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備。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于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大夫，莊子之輕死敵而不終于孝，冉求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弊。非文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純粹也。○蒙引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到盡好去。為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雖兼四子之長，猶見是知廉勇藝到文之以禮樂，則渾然不見其迹矣。○文之文字指節字和字。集註文見乎外文字當死字看，然亦由文之文字而生。○翼註成人言人道完成，不虧欠也。若字貫

四句。○顧麟士曰：文之以禮樂，全在心上做工夫。涵養陶鑄，將四者造到中間，無偏倚處，是文之以禮。將四者造到雍和無乖戾處，是文之以樂。更知禮樂不在四者外，文不在禮樂外。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可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皆子路之言，所能啟爾疑，其為子路之言也。

義。子既答之，又即其所能者而勉之曰：成人固在于兼有衆善，而無一疵之累矣。若夫今之所謂成人者，亦何必如此。果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人有約，雖經歲月之久而行必踐之，不忘其平生

下論憲問  
九  
德山



之言此皆忠信之寔雖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為成人矣  
且由此而進之則才全德備之成人可以漸及由也勉乎哉補蒙引吳利  
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雖其才智禮樂有所  
未備而其忠信之寔亦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忠信之寔三句總言  
之也不可分○上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而言此亦可以為成人對上文而  
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

大全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全此章因核文子之實以見過情之非中而時中尤不易  
講昔衛大夫公叔文子是個簡靜廉潔的人故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  
夫子聞而疑焉乃問于公明賈曰信乎爾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車適其

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講公明賈對曰言笑取人所必不能已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以此相告者過也蓋多言者人必厭其言吾夫子非不言但時可以言而後言人皆不厭其言雖言而不覺其有言也苟笑者人必厭其笑吾夫子非不笑但心有所樂而後笑人皆不厭其笑雖笑而不覺其有笑也貪取者人必厭其取吾夫子非不取但義所當得而後取人皆不厭其取雖取而不覺其有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夫時人之論文子固為不情之言而公明賈以時中稱之尤為過情之譽故夫子疑而詰之曰爾夫子其果能然乎豈其果能如子之所云然乎吾未敢必也參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史鱒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

四書精義 卷八 下論意問 愚山



能皆善乎。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公明賈說時言樂笑義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精義熟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翼註末二句。總是疑詞。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全首句是案。下二句是斷。以防字是書法。乃是追論其隱。為人臣戒。義。臧武仲得罪于魯。出奔于邾。既而自邾如防。使人請立臧氏之後。而後去。夫子即其事而誅其意。曰武仲得罪出奔。雖欲請後。使人陳詞待命。可也。乃

先以防自據。然後求為立後于魯。君推其心以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矣。挾其不逞之心。而劫之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彼未嘗以防為言。不是要君。吾不得而信也。武仲欲逃其罪以欺世。也能乎。補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臧紇。紇立之。季氏以公鉏公鉏即彌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孟莊子疾。豐典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告季孫曰。臧孫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

馬正 家司馬  
惡臧孫之下  
季子孫愛之  
○典一作點  
豐點 孟氏之  
御 莊子之庶  
子 子 子  
奉羯立之  
下 下  
孺子秩奔 邾

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除葬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奔齊。和靖尹氏曰。彼據邑以請。後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



將以臧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罪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知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翼註按左傳立後不是立其子只是立臧氏使先人有後耳。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

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陳氏曰上引二事以著其實此即二事以推其餘  
全正譎以事言不以心言蓋二霸心皆不正論其事桓僅優于文耳論其心晉文固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  
講子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其行事之間猶有彼善于此者蓋文公專尚詐力率以陰謀取勝方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

楚師之救及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他如河陽之狩則以臣召君翟泉之盟則以下凌上較之于桓殆譎而不正也若桓公聲罪致討猶知仗義執言方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不供而責尊王以義及楚已服也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他如葵丘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法較之于文殆正而不譎也觀此則二霸之優劣可見矣  
孔子所謂正而不譎對晉文言也朱子所謂心皆不正者對王者言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名音卻○按春秋傳齊襄公無

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全子路疑未仁所咎在心術夫子稱其仁所許在事功  
講子路曰管仲召忽皆事子糾者也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忽可無愧矣而管仲獨不死其忍心害理如此因疑而問曰管仲其未得為仁乎

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為不若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



元傳信公  
二十六年

補左傳鮑叔率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  
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以告曰管  
夷吾治于高俛高敬仲也言仲治使相可也公從之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

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講子曰論人者不必求全桓公當日糾合列國諸侯攘夷狄尊周室只是仗  
大義以率之昭大信以一之而諸侯莫不服從並不假兵車殺伐之威皆管  
仲內謀外斷之力也夫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即仁者之功效  
矣孰有如其仁者孰有如其仁者未可但以不死一節而遂病之也補朱  
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說者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  
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毅  
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

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自兄而子糾弟耳  
○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惟利  
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何如也○蒙引子路之疑者記  
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至于忘君事讐一節  
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下章之論亦如此○不以兵車一句最重  
如其仁就承他說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

則已甚矣  
全子貢責仲重在又相夫子即就相桓上明其功業之大末節反言正見相  
桓之為大功死糾之為小節也  
講子貢曰管仲殆非仁者與子糾仲之君也桓公仲之讐也桓公殺公子糾  
既不能死則亦已矣又從而輔相之忍心害理仁者固如是乎子貢蓋薄責

下論德則



其不死而深尤其事讐也。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

矣。被皮寄反社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講夫子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之曰子疑仲為未仁亦知仲之功為何如乎

周自東遷以後王室微而夷狄橫管仲輔相桓公為諸侯之長尊周室以明

君臣之大分攘夷狄以嚴內外之大防一匡正其天下不獨當時賴之至于

今民得觀衣冠文物之盛者皆仲之賜也設無管仲則中國淪為夷狄吾其

亦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其功大如此。參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

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

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當時楚之勢驍驍可畏治之少緩

則中國皆為夷狄矣。翼註霸諸侯是為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

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

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

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

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落萬世反覆不忠之

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聖人獨稱其

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講然則管仲之不死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小信也稍有忿激遂忘遠圖自

經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賜亦取其相桓之功可耳

參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

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于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世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

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翼註豈若二字直貫到底

一氣看匹夫匹婦勿暗指召忽。莫之知只云死無益不重聲名上。楊子

常曰兩章問答兩賢一責死一責相夫子一取不以兵車一取一匡天下義

各有別言外見得仲一人不死而所活甚多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時解



頗混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全此見薦賢固難忘分以薦賢尤難夫子極口稱此一事而謂其可無媿于文耳非解謚法

講義衛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名僕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蓋文子因其賢而進之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

心一也忘已二也專君三也

講義夫子聞而深嘉之曰文美謚也今文子之為文即此薦賢之一事可以當之而無媿矣夫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以人事君忠也一舉而三善備焉若文

子者庶幾有古大臣之風乎○補禮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請所以易其名

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

大記謚法解  
云經傳文  
文道極博  
再向文  
受民文  
氏惠禮文  
氏爵位文

其死衛寡人亦貞乎夫子依其班制以與四鄰交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雙峰饒氏曰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一媿于文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蒙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謂看註中亦字自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全此章見用人所係之重言外有諷康子用人當各當其才之意上節夫如是

講義夫子嘗言及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問曰夫其無道果如是奚而不喪其

位○補顧麟士曰無道如彘倫不敘綱紀不正此一句是記者約其大旨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義孔子曰靈公雖無道而用人一節猶有可觀如仲叔圍長于應對者也則用之治賓客祝鮀長于禮文者也則用之治宗廟王孫賈長于武事者也則用之治軍旅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于鄰國而不致啓彘治宗廟得人則籩豆靜嘉牲牲脍肥膾而神人胥悅治軍旅有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三者乃國之大事夫皆擇人而用各得其才如是奚其至于喪位乎可見用人所係為甚重也  
補蒙引仲叔圍三句主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

子曰其言之不作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

義子曰易其言者寔必不至若其人也高自稱許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所以君子貴于寔勝以免其內愧也

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全此見請討以正君臣之大義非獨借以警魯也首句提起作案下以告君告臣分兩項看

講齊大夫陳成子弑其君簡公補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  
即關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弑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

而不致忍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義孔子時雖告老乃齋戒沐浴而朝以告于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此人倫之



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况魯為鄰國。尤當正其罪。請與兵聲罪以討之。補翼註沐浴而朝不敢輕其事也。曰陳恒舉大賊。曰弒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

公曰告夫三子。

大音扶下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

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講孔子出而自言曰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以吾嘗從大夫之後。故不敢不以討恒告也。君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實與陳氏聲勢相倍。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則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講夫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義必矣。孔子以君命之重也。由是往以告焉。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孔子因復正言以應之。曰弒君乃齊之大變。

討賊寔魯之大義。所係至重。以吾從大夫之後。雖欲不告。不敢已也。夫子此言所以警三子者深矣。存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句包含許多意思。君大夫都照見。蓋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君者可以不命三子耶。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大夫當國政者。可容已耶。此等自非聖人不能言。翼註兩不敢不告。一是嘆詞。一是警詞。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

而後犯也。



全此章以勿欺作主犯根勿欺來所謂忠以行直是也

講子路問人臣事君當何如子曰事君之道無他惟誠與直而已欲行其直

必先盡其誠凡進言宣力須內盡其心外盡其分無有一毫欺偽為也而君

或有過則當犯顏直諫雖觸君之怒不恤矣夫未能勿欺而遽欲犯則犯鄰

于矯飾既能勿欺而不能犯則欺中于周全二者寔相須而亦相成必如是

而事君之道始盡也補雙峰饒氏曰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

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言犯專就諫諍說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污下

全此明君子小人志趣之異

講子曰君子小人其初祇爭一念之公私而其後遂大相懸絕者蓋天理本

自高明也君子凡事必循天理而不雜于私由是志氣清明知日求

其精行日求其備勢不至為賢為聖不止其閱歷于高明之途愈積愈上蓋

子達者也人欲本自污下也小人凡事必徇人欲而不思夫天理之公由是

志氣昏昧天良日益損邪行日益多勢不至為狂為愚不止其沉溺于污下

之途愈流愈下蓋下達者也學者當知所擇矣補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

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

就中得個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個污下底道理○胡氏曰循天理徇人

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污下上達下達之效也○蒙引高明污下貼

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存疑上達是達向上去下達是達從

下來俱有日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便了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

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自省之則

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全此勉學者懲今追古以審其幾於用心也



講子曰古今同此一學也。而學者之心。則各有別。古之學者。專務求于內。致知以窮乎理之原。力行以蓄乎德之寔。所勉者皆真實切近工夫。未能有得于已不己也。既能有得于已。尤不己也。此其心惟為已者為然。今之學者。專務求于外。不必知之至。而止期足以見其知。不必行之盡。而止期足以見其行。所尚者皆修飾名譽之事。苟可以邀人之知。無弗為也。即不可以邀人之知。亦無弗為也。此其心惟為人者為然。夫學而為已。終必至于成物。學而為人。究且至于喪已。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學者可不辨哉。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遠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全此章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使者能道其心。故夫子亦心契而嘆美之。  
講昔夫子嘗至衛。至于衛大夫遠伯玉之家。既而反魯。伯玉使人來問候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未能也。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

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講夫子敬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問焉。曰：爾夫子近日果何所為？使者對曰：我夫子所為無他。惟于日用之間。常常欲寡其過。而勉強自勵。未能如其所欲也。夫欲寡過。則不自謂無過。而克治嚴欲寡過。而未能。則不自謂已能。而功修密。此誠檢身若不及之心也。使者之言。雖愈自卑約。而伯玉好學。力行之美。益有難掩者。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辭令者矣。夫子于其既出。而深贊之。曰：其真可謂使乎。其真可謂使乎。嘉使者愈懷伯玉矣。  
參蒙引人。但知使者善于辭令。而不知其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假如伯玉未能如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未必許他。如公明賈之對。亦善于辭矣。而反以來聖人之疑。故集註又曰：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翼註夫



子何為是泛問。不是指定心學上。○未能見愈克治愈覺私欲之難淨。意不  
是力不從心。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

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六小皆得其職也。○此曾子引艮止之義。示人以善思之準位。即中庸之素位。不出即中庸之不

願外易之止其所是也。出不出之界甚微。須善會。

講。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曰。凡人心之所用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

思止其位。誠也。思出其位。妄也。惟君子身之所處在是。則心之所用即在是。

夙夜圖維。惟求盡本分所當為。未嘗出位而有所思也。世之昧于此而妄思

者。蓋亦不占而已矣。○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物一事。當其時與其地。

○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物一事。當其時與其地。

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于中。其能然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全。恥字過字俱以心言。恥者恐其言之浮于行也。過者欲其行之浮于言也。

講。子曰言易放行難。盡君子則恥其言之不逮。而不使有餘。而必過其行之

修為而不使不足。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愛。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全。此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而子貢為能直指之也。

講。子曰道體無窮。非身歷之。不知其事之有難盡也。君子之所以為道者。有

三反之于我。一無能焉。仁者理足以勝私。處順逆而不愛。我未免于愛也。則

于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變而不惑。我未免于惑也。則

于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大而不懼。我未免于懼也。

則于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補翼註。夫子望道未見。寔寔自謂未



能勉人意帶說。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不憂不惑不懼。總是心無累。勿作貞遇說。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六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講子貢曰。此特夫子聖不自聖。其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君子之道。乃夫子之道也。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焉者哉。泰存疑。自道。自言也。不可以道字。當謙字看。而自謙意在其中。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

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全賢謂自治有餘。不暇謂自治不足。總是抑而教之。勿以士句作褒詞。講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知人之學。然專務為此。則心馳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夫子婉以警之。曰。賜也。爾能方人。必其修己者。既至而自治有餘也。其賢乎哉。若以我自審。方慮義理無窮。雖日夜孜孜焉。而有

所未逮。而不暇及此也。賜亦知所自勉焉。可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

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全此示人以爲己之學。學而求能。乃是切實工夫。若謂求能以爲人知地。則猶然人不已知之心矣。

講子曰。凡人爲學。往往急于求人。而緩于求己。常患名譽之不著。而不患德業之無成。不知知在于人。非己所得而主。其或不已知不足患也。若夫德不加進。業不加修。此則反之吾心。深有歉焉。正學者所當患也。是以君子求在我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也。不信。謂人疑也。

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爲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全此爲人以察察爲明者發總是貴自然之明不可以誠明並說  
講子曰人之于己未見其事之欺我也而先設一意以迎之是謂逆詐未見  
其心之疑我也而先設一意以度之是謂億不信然防閑過密者固多逆億  
之私其不逆億者又墮小人之計有人于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度人  
之我疑而于人之我欺我疑抑亦到面前而自然先覺者此心地光明物無  
遁照之人也如是斯爲賢乎  
補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  
真見之照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爲姦亦不臨事而墮于小人之姦其  
斯爲誠而明之君子乎○雙峰饒氏曰逆億有心先覺無心○翼註覺字如  
明鏗在此物來自照○是賢猶云如此乃可貴耳不作人品看○顧麟士曰  
不逆詐至先覺者作一句讀方妙如此則者字實落看做一個人故緊贊曰  
是賢乎亦甚直捷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

佞蓋有齒德而惡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全此見聖賢道濟爲心佞則徇人固則絕俗不佞不固聖人之時也

講昔孔子周流列國欲行其道時有微生畝者以退隱爲高因謂孔子曰丘於列國何爲是栖栖然依戀而不舍與毋乃務爲口給以求用于世乎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講孔子答之曰君子立身行已期合于道必欲以佞爲逢時之計丘則何敢獨是守拘執之見以隱遁爲高而忍于忘世此則固執不通乃丘之所深疾也子其知我乎  
補雙峰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棲木而不去然畝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疑其爲佞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蒙引疾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然警微生意自在其中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全 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

講 夫子托驥以論士曰馬之得名為驥者安在乎蓋驥之能任重而致遠者力非不足稱也然使驥僅有其力而難于控御則不免于蹄齧是無其德矣何足為驥乎故稱驥者不稱其有馳驟之力而稱其有調良之德也即一驥而所稱在德然則君子之所重可知矣補 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雙峰饒氏曰驥非無力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劉上玉曰此即詩之比體君子才德意在言外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

全 通章重怨上立論或人矯為厚而反失其平聖人酌其平而不失其為厚講 義 或人問于夫子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風日薄若于人之有怨于我者我皆忘其怨而以德報之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

講 義 夫子反詰之曰畧怨而報以德非不厚也但于我所怨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補 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

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以然也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講 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則各有其當蓋怨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以直報之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天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至于德有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補 翼註註中愛憎取舍宜會意勿用出



○子曰莫我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全此夫子以心知發子貢天知只自知自知只是下學非愚莫已知而有不平之嘆

講夫子道德高厚其用心得力之處原不求人知而人亦不易知故發嘆曰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

補

翼註此句最難看聖人不求人知何為似有不

平之嘆看末句知我其天此知乃心相默契之謂與不愚莫已知主名譽說者大不同如子貢知足以知聖人然他多在高奇處求聖人而平淡中之精微則不知也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

於天而不怨天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他自言其自得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講

子貢問曰以夫子之聖宜無有不知者何為而人皆莫知子也子曰人之

立異以為高者始足以致人之知而我之所為不然矣彼窮通出于天也我

也遭時之窮不得于天而不怨天用舍係乎人也我也值時之舍不合于人

而不尤人惟是反已自修循序漸進理未有知也必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

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只在平實卑近處做工夫循循于下學而已至於積

累既深自然知日精而行日進以上達于高明焉要皆無以甚異于人而致

其知也然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平吾性奉天之理而為天心所降監耳

人莫已知正為此也

補

朱子曰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屬合只是

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

學安有不上達者○蒙引不怨天三句一氣相承勿斷大凡怨天尤人者必

不知反已反已自修者自然無怨尤大註反已自修三句直貫到其天平住



○存疑知我其天只是說莫已知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翼註何為作何故看○知我其天不是天曉得我蓋天者理而已矣上達之妙與天為一故惟天契此理知字即契字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以猶

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全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命者義之安也

講昔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譖愬子路于季孫魯大夫子服景伯心

懷不平因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吾夫子于子路固將因伯寮之愬而不無惑

志矣讒言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于市朝焉蓋欲去

讒邪以安君子也

補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遇

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十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

氏曰雖寮之

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

而警伯寮一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講夫子曉之曰士君子抱道用世固其心也然世或信用而道之將行也與

命之通也世不信用而道之將廢也與命之塞也皆非人之所能為者由今

日固有命存焉公伯寮其如之何哉子大夫其聽之可耳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

全此章即出處去就以見時宜之義賢者二字當全冠其次指避之次第言

非以賢之次第言

講子曰有德之賢者其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宜亦異

有見舉世無邦則避之而隱身不出者

補林崑山曰避世非果于忘世將

以待天下之清如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去亂國

適治邦

講其次或見此地無道則避去而之他邦者

補林崑山曰適治邦亦彼善



於此之意如百里奚去虞入秦是也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講其次或以國君交接之禮貌既衰而避色者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補蒙引如衛靈公顧蜚鴈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子曰四者雖以大

講其次或與其君言語不合而避去者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

補蒙引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彙解言屬君不可作君不用其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全此聖人憂世之心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講子曰君子一身與世道相關者也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全此章晨明四是譏諷語若作知孔子說者非是

講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於石門之地掌晨啓門者問曰子何所從而來乎

子路曰吾從孔氏而來也晨門者曰子所謂孔氏者是知其世之不可為而

猶栖栖不舍而為之者與蓋譏孔子之不隱也夫晨門之言亦士君子進退

之常但聖人道高德大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此又非晨門之所知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

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全此章總見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荷蕢知其有心而顧譏之夫子因自表其不能無心也

講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時在衛國偶然擊磬以寓憂世之心適有隱



士荷草器而過孔子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于世哉斯人之擊磬乎  
蓋人心之感往往托之樂音隱士賢者故能審音而喻其微也  
氏曰磬編磬也以玉爲之  
補 仁山金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起列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諺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講既而讓之曰斯人也何其鄙哉識之不達而硜硜乎專確固執守之甚堅也夫君子相時而動今世莫已知也道與時違在所當止亦惟潔身以去亂而已矣何爲周流四方可止而不止乎不觀衛風匏有苦葉之詩有云凡涉水者見水之深則着裏衣以涉之見水之淺則攝其衣以涉之當厲而厲當揭而揭誠知淺深之宜也然則君子之處世當視其時之治亂以爲進退今人莫已知而不已何其昧淺深之宜而戀戀于斯世乎  
補 泰白雲許氏口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

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謂書褰裳涉水  
繇膝以下曰揭褰衣涉水繇帶以上曰厲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講 夫子聞其言而嘆曰觀斯人之言何其屢于忘世哉君子欲行其道將以救世也若只潔其一身夫去不返則亦末之難矣但君子有所不忍耳  
補 泰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全 子張疑人君不容於三年不言夫子言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講 子張問曰商書說命篇有云商王小乙薨高宗武丁居喪于諒陰三年不發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不識此書之旨果何謂也  
補 泰





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曰。信能默而不言也。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諒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于梁闇也。○白雲許氏曰。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嘗處其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年。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義。子曰。居喪乃人子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古之人君皆然也。禮

君薨。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事。不發號令。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于冢宰。如是者三年。既有冢宰。以為君裁決政務。則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事哉。  
蔡補邢疏。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表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註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言冢宰于百官。無所不主。○蒙引。總已。是百官自總已職。連他衙門。大小之事。都總束上一聽。冢宰處分。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補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全此欲人君以身作則之意。禮主名分。一邊說精神。全在一好字上。  
義子曰。為民上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于不知禮耳。上誠好禮。則修之于身。而舉動之必謹。達之于政。而教訓之必肅。分誼明。而民志定。皆知供上之令。為禮所當然。不待刑驅勢迫。而趨事赴功之恐後矣。豈不易使乎。然必上之人真心寔意。以好之。而後可。不然。則因循儀節。不過虛文。未足以



化民而成俗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

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全通章只重修己以敬一句安人安百姓俱在此句內。敬字作心法看。不兼容與事言。

兼容與事言

講子路問何如可以為君子子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敬修其己而已已所本有之天理修之使存已所本無之人欲修之使去靜存動察惟此戒慎恐懼之心無一時之少懈則已無不修而德無不成矣豈不可為君子乎子路不喻而少之曰君子之道大矣乃如斯而已乎子曰君子修己以敬則

一敬所充自然及物雖以之安人亦不外此蓋修己安人同一理也子路猶以為未足曰如斯而已乎子曰君子修己以敬則一敬所極無物不被雖以之安百姓亦不外此蓋修己以安一二人與修己以安千萬人同一理也夫修己之功效至于安百姓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歉不敢自以為足爾可見敬為修己治人之要而亦學問徹始徹終之道千聖相傳皆本于此由奈何其少之也補朱子曰敬者非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也。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小大遠近之差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于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于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蒙引工夫只在修己上安人安百姓蓋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也不是我修己特地去安人安百姓。存疑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于



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皆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之修。以至於百姓之安。皆此敬也。中庸戒慎恐懼。就是修己以敬道理。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就是致中和道理。致中和則見之政事。以及人者。皆得其道。而人皆被其澤矣。故能安人安百姓。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弟孫弟。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蹠然。

全此見孔子待故人之道。幼而三句。責其已往。叩脛警其將來。講孔子之故人。有原壤者。蓋老氏之流。自放于禮法之外。見孔子來。乃伸兩足。蹲踞以待之。孔子見其無禮。責之曰。人之生于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孫順以盡弟道。長而成人。則當有以自立。使人有所稱述。汝幼少不孫弟于長上。及長而無善行。可稱述焉。今又老而不死。徒足以傷風敗俗。為民之害已耳。既正言以責之。復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也。

參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而過之。翼註夷俟。不是特意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如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全此見聖人教小子之道。有抑其虛矯。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講闕黨有童子來學于夫子。夫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或人不知。而問于夫子曰。傳命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以此寵異之與。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講義 子曰禮童子當隅坐。今此童子。吾見其居于正位也。而不循夫隅坐之禮矣。童子當隨行。今此童子。吾又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而不循夫隨行之禮矣。是非能謙虛下人。以求夫學問之日益者也。乃不安童子之分。而欲速進于成人之列者也。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令其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其凌躐之氣。而教之循序以進也。豈寵而異之哉。  
補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翼註先生只是年長非師也。成字對童子看以人言非以學言。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全前一節。聖人去就之義。後二節。聖人處困之道。

講義孔子去衛。衛靈公問戰陳之事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宗廟中有俎豆焉。其陳設進退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至於軍旅行伍之事。殆未之學也。蓋靈公問非所問。其不足有為可知矣。明日遂去衛而行。可以速則速也。  
參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劉上玉曰。問陳有黷武意。聖人特抑其問。而決於行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講義孔子去衛適陳。絕糧七日。相從之弟子皆饑餓而病。莫能興起。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通反。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

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講。時子路慍怒之意見於色。曰。君子抱道於身。宜乎為天所佑。為人所助。乃亦有窮乎。夫子曉之曰。窮通得喪。繫乎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自必。固有窮時也。但君子以義命自安。而其志不少移。不若小人一遭窮困。則放濫而無所不至矣。然則今日之窮。相與安之可耳。  
補。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問答之詞。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翼註濫是失其所守。不重小人。只借小人。見君子不濫意。備考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四年。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夫子於野。絕糧七日。孔子講誦絃歌不衰。並召子路子貢顏回問答之間。惟顏回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之言。孔子深取之。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也。故問以發之。全此夫子示子貢以知本之學。多字一字相對。多在事物。一在心。要得點醒子貢意。

講。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曰。賜也。汝以予於天下事物之理。為是多聞多見以學。而又將所聞所見。一一而記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講。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非多學而識。不能周知。夫子殆亦然也。雖然。夫子豈專用心於外者。意必有一個道理在。而非徒多學以識之者與。此其方信而忽疑。蓋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矣。  
補。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亦字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然是方信。



非與是忽疑。重在非與上。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

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氏之於會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會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會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會子。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

會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講義。夫子直示之曰。予非多學而識者也。天下之理。同出一原。惟明乎理之原。則自能盡乎事物之變。我於天下事物之理。一以貫之而已。何至以多學而識耶。今而後。賜可以知所本矣。

補

朱子曰。聖人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為聖。却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時。予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會子同。朱子謂會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何也。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由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郁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又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時。予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會子同。朱子謂會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何也。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由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郁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又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全肯。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蓋使之勉進於德也。



講義 夫子呼子路而告之曰。由義理有得於己之謂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真也。若人誠能知德。則性分充足。窮通得喪。自不能動其中。求之於今。已鮮其人矣。由也。可不勉進於德哉。補 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日知道。而日知德。何也。知在行先。日知道。此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日知德。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纔絕糧。便慍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

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全舜之無為。全在盛德感通上。紹堯任人二意。只是其盛德之遭逢。非全業此能無為也。  
講義 子曰。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下自治者。其舜也。與。蓋德盛

而民自化。又紹堯之後。凡已所當為者。堯已先為之。且得人。以任眾職。凡已所當為者。眾人又代為之矣。遙想其時。夫果何為哉。惟見其垂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矣。雖其心存無逸。要未嘗見其有為之迹也。盛矣哉。補 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然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愷。誅四凶。非無事也。此日無為而治。何也。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無他事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得人。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顧麟士曰。夫何為哉。只就上句喚起下文。恭己句。非無為之實。亦非無為之象。惟敬德之容。為可見。蓋以知其無為者。由外而想其內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四書補解

卷八 下論衛靈

書

憑山閣定本



全首二節。因問行而論所以行之理。三節推所由行之功。末節見子張佩服之切。總見行必本諸誠也。

講子張問人必如何而後在在皆可以通行而無礙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

行不之行去聲。貊。芒。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及於身而言之。猶答子林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講子曰言行為身世之樞機。誠使所言者皆發於衷。符於事。忠誠而信實。所行者皆無浮薄。無放肆。篤厚而敬謹。將見誠能動物。雖蠻貊之邦。可以通行而無礙矣。况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夸誕而無實。行不篤敬。率慢而不謹。必然動招尤悔。雖州里之地。亦將阻礙而難行矣。况其遠者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參 雙峰饒氏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

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講然忠信篤敬何如。必也存誠之功。不可少有間斷。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在此。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如一立也。即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於吾之前也。一在輿也。即見忠信篤敬之理。倚著於車之衡也。夫然後一言一行。自不離忠信篤敬。則毋論遠近。而皆可行矣。師其勉於存誠。而無外求可乎。  
參 蒙引參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謂必忠信篤敬。而後可行。非可襲取而強為之也。彙解夫然後行。是難詞。非易詞也。

子張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講子張遂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蓋欲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也。其於忠信



篤敬之教。亦可見其佩服之至切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輔。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

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全此表二大夫之賢。一是不徇時而易其節。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俱竊衛事。上非相形而置優劣也。

講。子曰直哉剛正不阿。其史魚之為人乎。當國家無事而為有道之時也。當言則言。無所隱諱。其直如矢。當國家有事而為無道之時也。當言則言。不少屈之。其直亦如矢。不顧其身之禍福。而惟遂乎一己之真心。其直何如哉。

參家語困誓篇。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

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蒙引此與下節俱重無道邊。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講。有君子之德哉。其蘧伯玉乎。當邦有道。君子道長之時也。則出而仕焉。以行其志。當邦無道。君子道消之時也。則可卷而懷藏之。以善其身。出處之際。合乎道之宜如此。非成德其孰能之。參顧麟士曰。卷而懷之之字。不必指道。只是斂身以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全此先詳言之得失。歸重知人之智。上上四句。見不智之失。下二句。見智之



不失言字泛說不專指施教

講義子曰言貴因人而發有能受吾言之人可與言者也而不與之言則在彼有受言之地而在我無因人之施錯過了此人矣豈不失人有不能受吾言之人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則在彼不能聽受在我徒為強施輕發了此言矣豈不失言凡此皆不能知人之過也惟智者為能知人知此人可與言即與之言而不至於失人知此人不可與言即不與之言而亦不至於失言或語或默各中其節此其所以可法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全志士有志於仁仁人與仁為一故不以生死動其心而虧此仁自然無求生以害有殺身以成二句一反一正正以決其必然也

講義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惟夫慷慨自立之志士與心德渾全之仁人但知綱常名教之為重而一身生死之為輕如理所當死決無苟且求生以致不安於心而害仁者寧可殺身授命得乎心之所安以成吾仁而已蓋所欲有甚於生也

參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遂其心之所安而已○胡氏曰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翼註害仁成仁只是心安與不安上又須看註裏當死三字若理不當死不貴徒死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常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也故夫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吧  
全此示子貢以為仁之資為仁亦不是專去資人只是隨在取益求到純粹地位不重大夫士重事友真心上



講義子貢問為仁于夫子蓋欲求所以用力之方也子告之曰為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已為仁之資亦必有取于人譬如百工技藝之人欲精善其所為之事必先磨利其所需之器以為善用之資也况為仁可無先資乎是以欲為仁者凡居是邦也上而大夫中有賢者其德見於行事則事之使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下而士之中有仁者其德全於身心則友之使有所切磋而興勉勵之意如是則為仁有資所以成其德者日進而不已矣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詞

此章夫子斟酌四代而立萬世無弊之道上四節是為邦之大法下一節是為邦之大戒

講義顏淵問治天下之道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

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義子曰治天下莫大於正時以正朔論之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三代不同也然奉天道以授民時唯建寅則得其時之正令之善焉其必行夏之時也參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下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闢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渣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蓋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收歲之義不明惟寅月人可施功故夫子從其時○雙峰饒氏曰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



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存疑。歲首而當孟春。故曰時正。天氣至是方發生。故曰令善。令猶政令。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者之政令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講義治天下莫大於制度。然車輅之制。其畧者或等威之無別。其詳者又過侈而易敗。惟殷輅以木為之。不飾金玉。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此質而得其中者。其必乘殷之輅也。補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民之輅也。鈞

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

輅漆之而已。○左氏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交而得其中也。

講義至於君有冕以承祭。黃帝以來。蓋已有之。夏之冕曰收。殷之冕曰皐。非不可服。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其為物小。雖費而不及奢。又加于元首。而居眾體之上。雖率而不為靡。惟周尚文。此文而得其中者。其必服周之冕也。補參

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講義帝王之興。必有樂以象功德。而盡美盡善。莫過于韶。故于樂則用韶舞焉。蓋監四代以定謨。而為邦之大法。不外是矣。補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願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頽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義然有百王之大法○又有萬世之大戒○必也於鄭國之聲則放而絕之○使不接於耳於佞口之人則遠而去之○使不近於左右○何也○鄭聲能亂雅樂而淫蕩人之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而爲邦之道盡矣○補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淫蕩人之性情以害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于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翼註淫是聲音淫佚非淫奔之淫殆以佞人心術言與淫字就聲音言者一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

矣

全人字須主擔當世道者說遠慮非取遠者而慮之也以其經畫可使久遠保全無事故謂之遠慮慮不在事勢上慮只在理上慮

講子曰人能消患於未萌者爲其所慮者遠而備之能預也若但徃于目前之安而不爲久遠之慮則計有未周而患即起於旦夕之頃矣是必有近憂也况欲久安豈可得乎補馮氏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正遠慮以彌近憂之謂也○蒙引蘇氏所謂千里几席字樣只是發明遠近意不專以地言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全上論吾未見猶與見之也此加已矣乎三字嘆其絕望之詞傲人之意愈切矣

講夫子嘗以好德望人至此復歎曰已矣乎吾終未見好德之誠有如好色



者也。夫子言此。蓋深有望於天下。而反為絕望之詞。以警之也。

補朱氏曰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

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旨。此以竊之一字。誅蔽賢者之心。首句虛下。正見其竊位。

講。子曰。爵位以待賢才。蓋朝廷之公器。而非一人所得私。臧文仲亦魯之賢大夫也。自今觀之。其盜竊君位。而陰據之者與。何也。柳下惠賢者。文仲不知其賢。無足怪也。乃明知柳下惠之賢。而不急于薦引。與之並立公朝。蓋以已德之不稱。恐賢者進用。有以形己之短。而奪其位也。以位為一己之私。非竊位而何。  
補。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爵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矣。○陳

伯玉曰。其字與字說得極活。豈其位果不當得而有之乎。何為而妬賢若此。只是深慨其蔽賢。非慨其竊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全。此章見持身善世之學。持身即以善世。故以遠怨。驗之非借。是以彈怨也。講。子曰。人之常情。責已常輕。而責人常重。此所以致人之怨也。誠能于己之過。痛自刻責。不肯輕恕。而于人之過。雖亦竭誠規正。却不失之太苛。如此則厚責于己。而身無不脩之行。薄于責人。而人有樂從之意。固非有意遠怨。人自無有怨之者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

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全。兩如之何。連看。勿分。方是熟思。審處。意曰。字是心口商量語。此就處事說。○講。子曰。凡事皆有義理。必熟思之。而其義始精。必審處之。而其理始當。若使



人於臨事之際不能反覆裁度。心口相語曰：此事當如之，何以處之？是不能熟思而審處矣。此等人率意妄行，雖與之言必不自信也。吾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君子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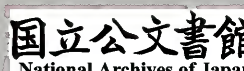
全此聖人深著燕朋之戒難矣哉。特危其詞以警之也。重一義字，小慧正與大義別。

講子曰：君子所重，夫類聚者為其相與以成德也。苟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所言者全不及於義理，惟以游談謔浪為相親，所行者全不關乎德業，惟以挾數任術為能事，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而行險僥倖之機熟，非惟無以入德，而且將有患害難乎其為人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

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遜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全此章即君子制事之宜，而得其精義之學，全就養成全德說。  
講子曰：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眾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蓋義也者，制事之本也。君子事無大小，惟要諸義以為之質幹矣。然未嘗徑情而直行也。義之中自有不可紊之節文焉。禮以行之，使不失之過不及也。又未可自是而輕物也。義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謙讓焉。遜以出之，使不失之亢且戾也。且未可虛偽而矯飾也。義之中自有真實而堅忍之志焉。信以成之，使始終皆實意之流通也。夫本一理以處事，合家善以成能，非成德之至者，不足與於此。信乎君子之道也。其真可謂之君子哉。參朱子曰：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





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語類義為本。下三者為用。蒙引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非禮行了。方孫出。禮行孫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顧麟士曰。朱子以剛決言義極妙。如作圓融解。則禮行孫出。便不必說。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

全此明君子為己之學。與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如此。與不患起語。作警戒之辭者有別。講義子曰。君子之心。惟病德不加脩。而在己無所能焉。若身有實德。而人莫已知於我。何損君子。不以此為病也。其為己之學如此。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全此聖人勉人及時進脩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講義子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名所以命其實也。沒世而名不稱。則無

為善之實。可知矣。故亦以為疾焉。然君子非疾其無名也。乃疾其無致名之實耳。補正解君子疾之非疾。其無名。正疾其無實。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所以分也。揚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全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所以覺人反求而警人之馳騫也。講義子曰。君子之人。無適而非求諸己。盡其在我。兢兢然恐有闕失。而未嘗自寬也。小人之人。無適而非求諸人。馳騫於外。皇皇然責備於人。而未嘗自反也。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補存疑此。不專指為學。接人持己皆然。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全上句持己而不失人。下句處人而不失己。



講子曰人之立品固尚嚴毅然或自視過峻每至乖戾而不覺也唯君子莊以持已介然特立可謂矜矣然其矜也乃以禮自律非以氣凌人也何嘗忿世戾俗而失於爭乎人之度量固貴休容然或包荒是務每至阿私而不覺也唯君子和以處衆溫然可親可謂羣矣然其羣也乃以道相與非以情相徇也何嘗隨俗是非而失於黨乎蓋性情中正而人已兩得如此學者當知所法矣補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矜伐也○南軒張氏曰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全此見君子取舍之公心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繫於私  
講子曰凡用人貴審而取言貴寬苟其言或有可採而其人尚未可信君子則但取其言而已未嘗遽用其人也蓋天下真才難辨徒以言舉人則飾言

以求進者衆矣而可若是之易乎如其人雖無足錄而其言則確有可聽君子則姑置其人而已未嘗遽廢其言也蓋善之所在無方使以人廢言則嘉言之攸伏者多矣而可若是之隘乎夫用人審而官方自肅取善弘而言路無壅君子之心公而不蔽如此補楊子常曰兩言字皆好一邊兩人字皆不好一邊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滿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全此見行已之有要一言之問子貢有反約之機故夫子以恕之一言醒之欲其從心上體勘也

講子貢問曰學莫貴於知要今有一言之約而可以爲終身之久而行之者乎夫子告之曰欲一言以行於終身必也其恕乎夫終其身以與天下相接



者人而人與已之相通者心。惟恕則知已所不欲者。亦人之不欲也。而推已之心以及人。亦勿以此不欲之事而施于人焉。蓋欲求人心之合。即在自心之安。此所謂約而可守者。雖終身行焉可矣。補雙峰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故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存疑其始也。推已及人。其終也。則不待推而以已及人矣。推已及人。恕也以已及人。則仁矣。○翼註已所不欲二句。不但解恕字之義。正解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宜體註意。○劉上玉曰。中庸不欲勿施。當緊貼違道不遠講。雍問仁不欲勿施。當緊貼為仁講。此不欲勿施。當緊貼行恕一言講。雖八字仍講如一字方妙。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與平聲。○毀者。稱人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全此夫子以直道維世之意。首節明已公是非之心於天下。次節明天下原旨。此夫子以直道維世之意。首節明已公是非之心於天下。次節明天下原旨。  
有是非之公心。總見直道在人行。毀譽而不可得。以直字作骨。下節蓋推原上節也。

講子曰天下本有是非。而人多徇其好惡。若吾之於人也。有惡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於誰稱之。損其真而有毀。有善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於誰揚之。過其實而有譽。毀固無矣。即如有所譽者。其必或於其天資。或於其志向。有所試其必然焉。而知將來之不爽矣。有試之譽。仍非過稱。况於毀乎。誰毀誰譽也。補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即據他惡說。不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蒙引有試處。見得畢竟是無譽。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憑山閣定本。



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于其間哉

講然吾之所以無毀無譽者何也蓋以今此之民也善則從而好之無有作  
好惡則從而惡之無有作惡是即三代之君所以善其善惡其惡以直道行  
之於民而無所私曲也三代之於民不在其是非之實如此然則世代雖殊  
公道不泯我今亦安得在是非而妄有所毀譽哉補雙峰饒氏曰下面  
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存疑直道而行是說三代  
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意顧麟士曰集註三代之時時字內即有君字善其善惡  
其惡兩其字實頂蓋以此民民字斷非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  
三代之直道而行三代之無毀譽也吾之誰毀誰譽吾之直道而行也映帶  
理當如此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

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謝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全吾猶及三字貫下乃追嘆之詞今字正與吾猶及緊應要見傷時悼俗做  
人以崇忠厚之意

講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生去古雖遠然向也猶及見夫作史者或聞  
見未真即闕其文以傳疑焉未嘗執已見以自是也有馬者或彼此可通即  
借人乘之而不吝焉未嘗挾己有以自私也二者皆人心之近古者也今則  
亡矣夫時之益偷何如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全此為立德用謀者戒兩亂字俱從心生聽巧言而亂其所守心中不明理  
不知言也理明則無亂德不堅忍者氣歉也不容忍者氣盈也養氣則無亂  
謀

講子曰是非有定理彼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心志為其所移



而失其所守。是亂人之德也。謀大事者。必有忍。乃克有濟。若小事不忍耐。而或姑息以爲仁。或忿決以爲勇。則優柔養奸。輕躁速禍。而大事去矣。是自亂大謀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全此示人以好惡當察其實而定取舍之極。

義講子曰好惡可以觀人而不可以盡人也。有人于此。衆皆惡之。似可必其人之惡矣。然其中寧無有事若未善而情或可取者乎。必從而察焉。真見其可惡而惡之。有人于此。衆皆好之。似可必其人之善矣。然其中寧無有事若善而情則有害者乎。必從而察焉。真見其可好而好之。如此則好惡當于理而不蔽于私矣。補雙峰饒氏曰。衆好惡固當察。然必心無私曲。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翼註察非察衆言。乃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正解二之字。指人言。察

正察其人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郭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氏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全上句重下句。輕帶弘只是滿其本然之量。非道本小待人弘大之也。如知得盡行得到。便是弘。

講子曰。有此人。卽有此道。道卽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道之分量本大。而藏于心。則至微。惟人加以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體之於身。由窮理盡性。以至參贊位育。極其分量之大。無少虧欠。是入固能弘道也。若夫道雖備于吾心。而其體無爲。不得人以推行。雖有修齊治平之具。參贊彌綸之用。亦無由以自見矣。道豈能弘人乎。故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補雙峰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蒙引此道



字專主用言。存疑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非字。正解人字兼聖凡言弘字兼安勉言。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全此章勉人急于改過意過無心不改便有心故曰是謂過矣。令人猛省。講子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則終復於無過若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一時之誤致貽終身之尤其過遂成而後將不及改是實謂之過矣可不戒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全此為徒思而不學者發是教人思不可以廢學非教人廢思也。

子曰天下之理不思固不能得徒思亦不能得吾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一意于思不可謂不專也。然徒索一空虛而于道終無所得何益之有。不如好古敏求致力于學知行兼盡久之工夫純熟義理自然貫通矣。夫思以窮其理學以履其事不學而徒思何為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未嘗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全此章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總見專心於道意耕也句不重講。子曰君子之用力也終日圖維謀得乎當知當行之道而已初不謀得乎食也蓋食之得與不不得不關乎謀與不謀如農夫之耕也本以謀食然年穀不登則無所得食不求餒而餒在其中矣君子之學也本以謀道然學成而見用於世不求祿而祿在其中矣學有得祿之理如此雖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也道之不得則有終身之憂必謀得之而後已初不為憂貧之

見道不見祿也。道之不得則有終身之憂必謀得之而後已初不為憂貧之



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君子純其心於學如此。補朱子曰首句是統說中  
 又分兩脚說耕也。殷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  
 以水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

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全此見學貴全功。知及句提起。仁守是踐其知之實。莊泄動禮。又會仁之全  
總。是欲人由已至。而勉其未至。求盡善以全其德也。

講子曰為學貴有全功。必本末內外兼脩。然後為至。苟其資質明敏。學問功  
深其於脩已治人之道。智足以知之矣。然必心無私欲。全體皆仁。而後間斷  
不生。若仁有未全。則守之不固。雖曰所知已得。而終非已有。亦必失之矣。此  
有其智者。不可不體之以仁也。  
補雙峰饒氏曰。首節四之字。指理言。下文  
泄之動之二之字。指民言。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泄。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

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  
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講若夫知及之。又無私欲之間。而仁能守之。則所知者在我。而大本立矣。然  
於臨民之際。容貌或有未端。不莊以泄之。則德未能形於身。而無威之可畏  
民將誰敬乎。是蓋氣習之偏。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故如此。此有其德者。又不  
可不謹其容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

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  
節而忽之也。

講至於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能莊以泄之。則內外交修。宜無可議矣。然見諸  
設施制度之間。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猶未合乎天理之節文。以範民於中  
正焉。則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修已治人。終囿于氣質之偏。學問之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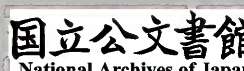
道理猶未盡善也。蓋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可不勉哉。補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于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此言觀人之法，君子當觀其大，小人當觀其小，語意兩平，仍側重君子邊。

講義子曰：君子小人其品格不同，而材器亦異。君子器量弘深，所務者遠大，而不屑於細微，若止以一材一藝試之，則將無以見其長，不可也。及付以天下國家之重任，大責鉅，皆其力量所優為，而可為彼承受也。如欲以小者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器量淺狹，所圖者卑近，而不知夫高遠，若竟以天下國家任之，必不能以擔承，不可也。惟夫效一官辦一事，未必無一長可取，而彼亦將有以自見也。如欲以大者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則君子於此始見，以小節而觀人，則小人或有時勝君子，而君子反置之無用之地矣。用人者審之。補翼註：不是君子限定不能小事，君子或有不屑於小者，亦或有兼長夫小者，但此俱不足以見君子。惟大受方見君子。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小人非奸惡小人，只是瑣瑣之輩。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全上二句言仁之甚切於人，下二句言仁之無害於仁。總見仁所當勉。講義子曰：民所賴以養生者水火也，而所以為生之理者，則此心德之仁也。二者雖俱切於人，然水火是外物，無水火不過飢渴以害其身，而仁則本心所固有，不仁則本心喪失，雖有此身亦無以自立矣。仁之切於仁也，豈不甚於水火乎。况水火雖能生人，亦能殺人。吾嘗見身蹈水火而為所害，以至於死。





者矣若仁則人之安宅得之者榮全之者壽未見有蹈仁而死者也夫仁至切於人而又無害於人如此人亦何憚而不為仁哉補存疑註其字有兩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已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一意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

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此勉人之勇于為仁重一當字讓則必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甚言其不可推諉

講子曰學莫要於為仁誠能擔當之以為己任則惟有勇往必為而已雖師亦所不讓焉蓋仁原自有而自為之固不可讓亦無得而讓者也補正解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詞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于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美而不知勇于為仁者發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全旨貞與諒皆固守意辨在正與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固而未必正便是諒

講子曰人固貴於持守然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固守而不知變者諒也倘或察理不精體道不熟鮮不以諒為貞者君子于事實有見於此理是非之正而守之不易是其貞矣未嘗偏執已見必於小信之為諒也蓋貞與諒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不深辨矣補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認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林崑山曰舜閔之孝貞也申生之孝諒也微箕比干之忠貞也召忽苟息之忠諒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

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全此聖人表純臣之心但看一敬字何等專一不期食之後而自後矣

講子曰人臣事君職任雖有大小之不同莫不各有所當盡之事必須兢兢敬謹務盡其事而不敢忽至于所食之常祿直以為後而不違計矣蓋所敬在事則其心專所後在食則其心一惟專惟一則事君之義乃純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盡人皆欲化之於善而不復論其類之殊矣其至公之心如此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善惡邪正之類  
全此章重在主張道術上看不應做謀國事上看謀有相濟相成意  
講子曰人必道同而後其心同心同而後可與謀議若夫人品有善惡學術有邪正其入之道不同則意見相反與之謀議必乖違而無濟矣豈可不慎

所謀哉補顧麟士曰此是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全此示人以修辭之法兼明道經世而言  
講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固尚矣今之修辭者類以富麗為工不知辭所以達意也或闡乎道或敘乎事惟取其達吾之意斯已耳苟必求其富麗吾恐辭靡而意反晦矣豈命辭之法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全此章當看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非有名可循而有法可取如遇師即有相師之道推之老安少懷無不皆然聖人行來不知拈起便覺於此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子張一問深得無行不與之妙  
講時有樂師名冕者來見夫子夫子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知

義時有樂師名冕者來見夫子夫子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知



所升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也使其知就位及衆皆坐定矣子則歷舉以告之曰某人在斯位某人在斯位使得以伸其敬而知所與言也補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顧麟士曰子告之日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撮記之語不可又依口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講當時及門之徒於夫子一言一動無不用心省察故師冕既見而出子張因而問曰夫子之告師冕隨其地隨其人無不言之詳如此意即道之所在與補顧麟士曰言之處當畧斷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

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講子曰然是誠道之所在也古者瞽必有相隨事而誥告之使不迷於所從義義子曰然是誠道之所在也古者瞽必有相隨事而誥告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如此無足異也即此而推道無往而不存而聖人之

動靜語默亦無往而非道矣

補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二人

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眡瞭掌太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于顛與蓋二子之心亦有所不安故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講二子雖同仕季氏而求尤用事故夫子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凡當無事之時而忽起兵端無乃爾寔為之謀之過與

夫顛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顛與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顛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講求亦知顛與乎夫顛與之為國也昔者周先王封之于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之祀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壤土相聯非敵國外患者比矣况為魯附庸之國又是公家社稷之臣而非統屬于季氏者也夫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魯封疆之內則不必伐又為公家之臣則又非季氏所當伐

果何所加罪而以伐為哉吾不暇為季氏責深為爾責矣

補蒙引附庸何

以為社稷之臣蓋魯頌所謂錫之士田附庸是為公家之臣矣○楊子常曰提出先王二字便把天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昔者見其立國之遠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且字是字相承轉下不平對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講冉有因夫子責已乃自解曰顛與之伐寔我夫子季氏所心欲之吾與由二臣者皆不欲有此舉也  
補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于費又為季氏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謙謙而不聽則當去也

講夫子復責之曰求爾為季氏之臣安得辭其責哉昔良史周任有言曰為人臣者能展布其力而不少懈則可就其列而無所忝若既無以贊成其美



而又無以匡救其失。是不能陳力矣。便當知止引去而不就其位可也。如瞽之有相以扶危而持顛也。苟聽其傾危而不持。聽其顛仆而不扶。亦將焉用彼相為哉。觀周任之言如此。求安所諉其咎耶。補蒙引通此段俱周任之言。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尸甲反楨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積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任其責也。

義且爾謂二臣不欲。此言過矣。譬之虎兕猛獸也。羈之于柙而不使出。龜玉重寶也。藏之于楨而不使毀。此典守者之責也。若虎兕出於柙之外。龜玉毀于楨之中。非典守者之過而誰之過與。今爾既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辭其責矣。  
補存疑且爾言過矣。是說二臣不欲之言過矣。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

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義冉有至此無以自解。乃為季氏飾詞曰。季氏欲伐顛與。非有他也。今此顛與城郭完固。而逼近于已之費邑。若不乘此時之威力而取其國。後世必有侵凌之患。而為季氏子孫之憂。此其所以不得不伐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為貪其利。

義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曰。求。季氏之伐顛與。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貪欲而不言。而必飾為之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豈非君子之所深疾哉。

補翼註此節當作一句讀。還泛說君子所疾如此。而責求在言外。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與。患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義夫季氏非為子孫憂也。患寡與貧耳。然丘也聞有國而為諸侯。有家而為



大夫者所患不在人民之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不均所患不在財用之貧乏而患上下之心乖離而不安所以然者何也蓋貧由于不均耳誠使君十臣一適得其分而均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祿稱其用而彼此皆足何貧之有寡由于不和耳誠使上下均平情自相洽而和則君治其國臣治其家在此不末有所增在彼不見有所損何寡之有既均且和則君安于臣無所疑忌臣安于君無所猜嫌上下相安而寡孽不萌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由此觀之有國家者貧與寡固不足患而不均不和以至不安為足患也補存疑民盡歸于家君無民矣不均孰甚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民財皆入于私家而君無所有臣雖富而君豈能安君既不安則臣亦豈能獨安故曰不患貧而患不安○上只曰不均不安下加一和字在均安中間者上下不均決然是不和睦上下不和睦決然是不相安由不均說至不安其相因之勢然也○翼註和即寓于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于貧寡故究言

之○達說此下四節上二節是泛言修內治服遠人之事以見不當勤兵于遠末二節是責由求不能修內治服遠人而反勤兵于遠也總是責由求不當伐顛與聞字貫至下節○顧麟士曰蓋字申說上文之詞下三無解上兩不患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

以末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夫能均而和而安如是則內治修矣內治修則外患息而遠人自服矣故遠人或有未服者則但當布教化明信義益修吾之文德以懷來之不勤兵也及其來歸則順其情因其俗隨分處置體恤以安輯之不利其人民土地也此柔遠能邇安定國家之大道也丘之所聞如此補新安陳氏曰夫如是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蒙引內治修指均安和說若修文德則說得廣矣○翼註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皆是不限定是襁負而來安之只是



使他得所不更去擾他意。顧麟士曰：修文德而不勤兵，是與下謀動于戈。對安之而不利其所有，是與上舍曰：欲之患寡，患貧對。楊子常曰：夫如是一截，故遠人四句一截，若連看，故字便說不去。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

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義請今由與求也。同相爾夫子季氏。外則遠人不服，而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也。

內則公室分崩而歸之私門，家臣離析而至于屢叛，而不能修均安和之治以守之也。無具甚矣。參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宮室也。初

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

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定公

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不克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關以叛。達說此下方就伐

顓臾說皆反上意而言。今字對上聞字看，遠人指顓臾，蓋不屬季氏，便是遠人也。

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

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宐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

與也夫不以德而以兵，不治內而治外，乃謀動于戈于邦域之內，而曰為子孫

憂，徒貪遠利而忽近防，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至近之內也。彼季氏之自為計者，過矣。而二子亦焉能辭其責哉。參補

馮氏曰：蕭牆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顧麟士曰：按通義，史氏

曰：顓臾雖魯之附庸，以其自是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內也。

極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倍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全此章通論天下大勢由有道而及無道又因無道而思有道全是追古傷  
今以寓正名定分之意。

講孔子曰天下有大勢勢在上則治勢在下則亂彼先王之時天下有道其  
義權統于一尊君令于上而臣共于下凡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七征九伐掌之  
司馬皆自天子出而下莫敢干此萬年長治之道也至于後世天下無道天  
子自弛其權于是君弱臣強侯國所用禮樂不經天子之制作輒自變易征  
伐四方不受命于天子輒自尊擅自諸侯出焉而天子莫能主也然自諸侯  
出則逆理矣豈能久乎大約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諸侯既可僭天  
子則大夫亦可僭諸侯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大夫矣自大夫出則逆理甚

矣豈能如十世之久乎大約不過五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大夫既可效諸  
侯則陪臣亦可效大夫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陪臣矣夫禮樂征伐乃天子  
之命也迨自諸侯與大夫出則竟成侯國之命矣至是而陪臣執之其逆理  
愈甚豈能如五世之久乎大約不過三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勢亦必為他人所奪也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  
如此參蒙引有道無道只是言世治世亂○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  
出自諸侯大夫則即為侯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即稱國命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講以是觀之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既不在諸侯而一國賞罰號令之政亦  
不下及而在大夫矣參蒙引此政字只是國政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  
存疑此因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而言也齊則政由田氏魯則政由三  
家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講天下有道君明臣良治具畢張上無失政則下亦無私議庶人皆順治從王而已吾安得而生其世也補顧麟士日照上節存疑解則此節以因天下之政皆不免庶人之議而言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肯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之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此承上章自大夫出一段專為魯事論之以明僭竊之必失微權臣也  
孔子因前章之言而及魯事曰我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國之貢賦不為公室所有祿之去也歷成襄昭定凡五世矣公室衰而政權始下移于大夫自季武子專國政以來歷悼子平子桓子凡四世矣以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觀之故夫三桓之子孫于今當已微弱矣然則上下大分其可僭乎哉補正解祿指貢賦政指賞罰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

損矣

便不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寔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此見取友之貴慎三友友字以人言友直等友字活是我去友人也作交字看

講子曰人之成德雖存於己而亦資于友然益者之友有三損者之友有三益者何責善無諱者直也信寔相示者諒也多識前言往行者多聞也友直則可以攻吾之過而遷於善友諒則可以消吾之偽而進于誠友多聞則可以廣吾之知識而進于明益矣損者何習于威儀而不直者便辟也工于媚悅而不諒者善柔也取給于口而無聞見之寔者便佞也友便辟則不得聞



過而流于浮蕩。友善柔則不能存誠。而流于虛偽。友便佞則知識日昏。而流于寡陋。損矣。三益為常情所敬。憚三損為常情所狎。溺可不慎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此章總見情發之當慎。樂是情之所鍾。最易移人。究竟損益關頭。只是理欲二字。聖人臚列出來。正要人自擇。

講義。子曰。凡人情有所注。則好樂生焉。然所樂不同。其益者有三。損者有三。何謂益。如禮有制度。樂有聲容。則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人有善言善行。則樂稱道之。而不置。直諒多聞。皆賢友也。則樂博取之。而不遺。如是。則節禮樂。有以養其中。正和樂之寔于內。習其威儀。節奏之文于外。道善而慨慕。勉強之意。深多賢友。而從容規戒之義起。皆足以為身心之助焉。其為益也大矣。何

謂損。樂平驕縱侈肆。以為樂。而不知節。樂平安佚玩遊。以為樂。而惡聞善。樂

乎宴飲淫溺。以為樂。而憚親勝己者。如是。則德壞于長傲。善墮于怠荒。習化于小人之狎。此皆足以為身心之害焉。其為損也多矣。人情之所注。真不可

不慎也。參。蒙引。樂節禮樂。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度。聲容之節。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驕樂。以驕為樂也。宴樂。以宴為樂也。存疑。制度指禮。其多寡之數。隆殺之等。自有個分限。節制辨之。使毫髮不差也。聲容指樂。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自

有個分限。節制皆當辨也。節禮樂。兼內外說。翼註。看來辨字。還解不得。節字。當云。因其節而節之。蓋制度聲容。本皆有恰好底節度。吾以身心按其節

而循習之。是謂節禮樂。兼身心說。方完密。樂多賢友。多字着力。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德山閣定本



全此見言貴因時躁者先時隱者後時替者真然不知所謂時  
講孔子曰凡人侍立于君子之側既度吾之可言又審君子可以聽吾之言  
然後為吾愆苟心不加慎則有三者之愆或言未及之時未可言也乃從而  
言之則是急遽而不遜謂之躁或言既及之時可以言也乃從而不言則之  
機深而不露謂之隱或言雖及之未見君子顏色之所在亦未可言也乃從  
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謂之瞽此三愆也皆心失其養故語默皆愆  
可不審哉補胡氏曰此君子兼德位而言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有未及  
者或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  
長拘也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  
不樂則亦未當言也劉上玉曰按黃氏說或長者當先言或君子先有問  
則言及之言未及之兩言字是合君子與侍者槩說不必專屬君子而言而  
不言而言二言字俱屬侍者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

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

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  
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  
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全此即君子定性之學而明其以理御氣之功

講孔子曰君子檢束身心固無所不致其戒慎而最切要者則有三者之戒

方其少之時血氣未能堅定易動于欲此而不謹必有縱欲戕生之患則戒

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強易動于忿此而不謹必有好勇鬪狠之失則

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敝易生貪心此而不謹必以晚節不終而喪

其生平則戒之在得人當隨時知戒以理勝之而不為血氣所使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天所付之正理也知其可



全此章重上節君子邊下節輕畏非空畏是兢兢戒慎寔體之而不違也三  
句平說方得三畏之旨然還以天命為主  
講孔子曰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以無所畏而弛君子所嚴憚而畏者三焉天  
以仁義禮智之性賦畀于是謂天命則畏之戒慎恐懼惟恐不能全盡而  
失其賦畀之重也德位兼隆之大人正體天命之理而行爲世法者也則畏  
之尊崇效法奉承而不敢違也聖人垂訓之言正闡揚天命之理而言爲世  
則者也則畏之誦說佩服兢兢而不敢悖也三者皆立身行已切要工夫故  
君子常存敬畏如此補朱子曰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  
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蒙  
引天命只是天理是指賦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心養性所以事  
天此是畏天命寔事○畏者嚴憚之意非畏縮也○存疑三句平看不可分  
輕重先後○彙解三戒是過欲三畏是存理皆君子爲己之學也

教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也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

三畏者修己之所當然也小人  
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講若夫小人則不知天命之在我恣意冥行而不之畏也于大人則狎褻之  
于聖人之言則侮慢之蓋無所不至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在一念敬  
肆之間而已補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  
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于上一節亦兩以知  
言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

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

貴困而不學  
然後爲下  
全此是始終勉人爲學意故遞等次以企望之儆惕之  
講孔子曰人之氣質不同有生而神靈不待學問而自然知此義理者是氣

四書精義

卷八下論季氏

愚山劉定本



極其清質極其粹乃天稟之獨厚為最上也。或不能生知必待于窮物格理以爲學而後知此義理者是氣雖清而不能無蔽質雖粹而不能無雜乃生知之次也。又有學未能知必待困心衡慮而後發憤以學知此義理者是其氣濁多而少清質駁多而少純必須着是用力始得開明是又生知之次。皆可進于知者也。若夫困而不通又不加學問之功是其氣質昏駁之甚所謂下愚不移者也。如此之民斯爲下矣。學者可不勉乎。參楊子常曰此章語氣重在學上二次字謂即知于生次斯爲是纔爲意亦不以其品之下而遠絕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高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全此見君子治心之學前六件是存心檢身之要後三件是明理克己之功。

講義孔子曰君子自治詳審事事省察合而言之其思有九如視之理尚其明視則思明不爲物蔽之于內聽之理尚其聰聽則思聰不爲物壅之于外顏色則思溫和而暴厲之色不形于面也容貌則思恭謹而惰慢之氣不設于身也發言則思忠信而心口如一行事則思敬慎而主一無失心有疑則思問之師友求必解也與人忿爭則思一朝之忿或至忘身辱親而陷于患難求必懲也見有可得則思義之當得與否不苟取也九者皆修身處事之要君子各致其思如此此思誠所以爲自治之本也。參朱子曰視聽二者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私欲所壅蔽有爲讒邪所壅蔽若思聰思明便須去其壅蔽。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于未發之前而持之于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于流而收之于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于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



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存疑思不是空空思作爲就在其中。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

誠好惡之類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全此章分潔身輕世看以見引起未見重下節

旨孔子曰見人之善真知而誠好之有如不及而惟恐不得乎善焉見人之

不善真知而誠惡之有如探湯而惟恐陷于不善焉其決擇嚴而操守潔吾

見今有其人矣吾聞古有其語矣所見符于所聞蓋如此補 慶源輔氏曰

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蒙引善不善事也不

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存疑真知不是解兩見字乃是推原好惡

之誠處兩見字輕○顧麟士曰註云蓋古語也古對今言○上節吾見二句

重見上言所見而適合所聞蓋深幸之也下節吾聞二句重未見上言所聞

不得于所見蓋深慨之也

不得于所見蓋深慨之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

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講若夫方其窮而隱居則立志卓然不苟凡致君澤民之理一一講求豫養

而備道于一身及出而行君臣之義則上而致君下而澤民以此道達之于

天下而不肯負其生平之志此等出處合宜體用全備之人吾但聞古有此

語矣未見當世有此人也雖欲見聞之相符豈可得哉補 新安陳氏曰惟

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

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

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則于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

○蒙引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

任而言○存疑道者用世之具志者志乎此也求志即求其道達道即行其

道



志故註交互言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

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也。全此勉人修德之意景公富而無稱夷齊貧而有稱可見人之見重於世者不以富貴而以道德也下節援詩以証之

講昔齊景公以諸侯之貴畜馬至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功業不著于時德澤不加于衆身死之日民無可稱之德焉其易忘之速如此伯夷叔齊僅商

之遺老而以武王伐紂為非義恥食周粟至餓死首陽山下貧困極矣然而風節著于當時名聞施于後世民到於今猶稱述不衰其思慕之久如此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而在於異也思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講義詩有云人之見重於世者誠不以其富之可羨亦祇以有德而異於流俗

耳其即景公夷齊之謂與上下古今豈獨景公夷齊為然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全此見聖人之心大公無私其教門人與教其子各因其所至而語之固非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亢始終不能知也

講義陳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一日問于伯魚曰子亦嘗有獨得于夫子之教而異于羣弟子之所聞者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鰓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鰓退而學

詩鰓和乎故能言伯魚對曰我未嘗有異聞也嘗有一日夫子閒居獨立鰓趨而過庭一子

一鰓可以有異聞之時也子但問曰學詩乎鰓以寔對曰詩未學也子因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而無昏塞之患其為教溫柔敦厚學之者心氣和平而無躁急之失故長于應對而能言若不學詩則無以言矣子



是鯉受教而退始學夫詩焉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去

講義他日夫子又嘗獨立鯉復趨而過庭又但問曰學禮乎鯉以寔對曰禮未

學也子因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學之者品節詳明體

辨而莫之紊其為教恭儉莊敬學之者德性堅定守固而莫之搖故能卓然

有以自立若不學禮則無以立矣於是鯉受教而退再學夫禮焉

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講義由今思之鯉所聞不過斯二者此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聞無以異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

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講義亢乃退而私喜曰吾聞伯魚以有異聞者一耳而所得有三聞詩當學聞

禮當學又聞君子之遠其子畧無私厚之意也何幸哉補朱子曰陳亢寔

以私心窺夫子故有此問及聞伯魚之說而又以為遠其子則私意之未忘

而謂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劉上玉曰亢

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

不可

夜也此亦夫子正名之意蓋因當時諸侯有以妾為妻者故劈頭著邦君之妻

四字為通節綱領君稱之一句又為下二段綱領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

尊之

講義夫婦為人倫之始閨門乃萬化之原况邦君之妻非常人比者其于稱謂

之間豈可苟哉不若稱之曰夫人言能扶成君德而與君敵體者也夫人自



稱曰小童。謙言小弱之童稚，不敢與君敵體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稱君以主內治，因君之尊而尊之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謙言寡德而忝為小君以治內者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以其相君而主內治，從本國之尊而尊之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截然不紊如此。名寔之際，可不謹哉。參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翼註：君稱之曰夫人，兼有承宗祧母一國之意。三夫人處重看兩自謙輕。

憑山閣精訂四書備解 下論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

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四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全上節因欲見而據理以待之，下節因屢讒而據理以答之。總見聖人之待權臣不惡而嚴也。  
講陽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召見孔子，蓋假聖人以自重也。孔子不肯往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饋孔子蒸豚，以致孔子往拜而見焉。孔子欲答其禮，又不欲答其人，故亦時貨之亡而往拜之，既不廢其報施之禮，而亦不虧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意往拜而適與貨遇，諸塗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



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

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知此而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誦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誦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講義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之曰諷曰道德治世之寶也苟懷藏其寶不用而坐視以迷亂其邦可謂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救世若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為之資也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數失乎事幾之時可謂知乎子曰智者明于事幾若從事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日月一逝不可復返矣年歲不為我少留而再與我矣及今不仕更待何時乎了但應之曰諾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為有心之譏夫子若為無心之答其待小人不激不隨之道如此

蔡

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

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待小人之道也○蒙引陽貨之問着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只據理答之又曰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仕矣猶云我將相時而出也貨不能復置一辭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

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全此章嚴性習之辨而以近遠示之欲人証性而慎習意

講義子曰天下之人其善惡相去遠矣孰不謂其出於性而不係于習哉不知此氣質之性雖方清濁純駁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猶未判于善惡則本相近也但有生之後習尚遂分人能保其性之初而習下善則善不能保其性之初而習于惡則惡遂至于相遠耳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人亦慎習以全性可乎

蔡

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

近○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雙峰饒氏



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蒙引善惡相遠。當時皆以由性如此。故夫子云然。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藏在性字內。抽出若天地之性。固不得謂相遠。亦安得謂相近。彙解習兼善惡。不可把習字一概說壞。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

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全此是足上章未盡之意。唯字重看。不移要兼習說。方得夫子語意。如專就氣質稟說是後世三品之論也。

講子曰。人生之初。性固相近。然就其中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為上知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雜。而為下愚者。世間唯此兩等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蓋上知不能移之為惡。下愚不能移之為善也。然上知下愚。不常有。而中材為最多。則變化氣質之功。其容已乎。補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知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使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顧麟士曰。不移者。不移于習也。故



知亦不甚重不移重在慎其可移處。唯上知不移則凡未能上知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集註于上章謂性兼氣質此章謂人之氣質不補性言妙。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全此章以道字作主前二節因其能以道化民而喜之下二節因其能以學道相信而嘉之。

講昔子游宰武城夫子觀風問俗至于其邑而聞弦歌之聲遍于下里其以禮樂為教可知矣。

補白雲許氏曰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謠弦

歌以琴瑟和歌也。蒙引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樂中事耳。翼註上有善教故下有善俗。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反焉於度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講夫子見當時皆不能以禮樂為治而子游獨能之故喜形于色遂莞爾而

笑焉因曰割雞之小焉用此牛刀之大焉謂其以大道治小邑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講子游對曰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在上之君子誠學道焉則愷悌之心油然而生而可推以愛人在下之小人誠學道焉則尊卑之分肅然知敬而

必易十役使也。即夫子之言觀之武城雖小何不可教以禮樂乎。

補蒙引

夫子說學道時未必專指禮樂而禮樂固在其中禮樂亦道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

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講夫子遂呼門弟子而告之曰二三子偃之言誠有合于治理也。我前所云

割雞焉用牛刀特戲之耳豈真謂小邑之不可以大道治哉蓋深嘉子游之

篤信而勉二三子之共為偃也。

補蒙引本是夫子之言今自偃言之即偃



之言也。○正解二子是从行者。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全弗擾之畔。蓋以強公弱私為名。夫子借以行道。則可使政在大夫者。還于

諸侯。政在諸侯者。稟于天子。是尊周道。以正魯國。故曰為東周。

講魯季桓子之宰。有公山弗擾者。據費邑以畔。以幣聘來召孔子。孔子欲往

應之。補厚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

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畔。○顧麟士曰。按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

孔子未為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叛。則孔子方用于

魯。豈有欲赴叛人之召哉。○弗擾初因不得志于季氏。而附陽虎。陽虎囚季

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至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弗擾

與其謀。陽虎弗克出奔。弗擾以費畔。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講子路不達其意而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應

公山氏之召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

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講子曰。夫公山氏之召我者。其意豈徒然哉。必將有以用我也。如其有意用

我者。則吾志得行。豈但使之改過效順已耶。必明制度。振綱紀。使文武周公

之道。燦然復盛。而興東周之治乎。奈何未之而遂已耶。補朱子曰。吾其為

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蓋聖人無小成苟

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己也。○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

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于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

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

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顧麟士曰。



豈徒哉。決公山為東周決我也。自是兩截。若作一滾說。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

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此夫子示以為仁之寔功。子張務外，求仁或虛而不寔。故夫子示以能行五者于天下，行雖在外，而所以行寔從心中發出，能字有力。五者是寔心天下是寔境，能行五者于天下，是寔功皆就外以返之于內也。大意只重能行一句。下恭寬句，則列五者之目，不侮五句，舉能行之效，言之使自攷也。

講義子張問為仁之道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存則理得，心不可有一刻之間斷，理不可有一毫之虧缺。誠能于五者體驗，拓充于身心之間，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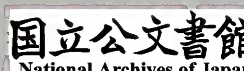
運用于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備，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張請問五者之目，子告之曰：心不慢而恭，心不褊而寬，心不偽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刻而惠。凡此皆心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特患不能行耳。誠能行其恭，則有可畏之威，人自不敢侮慢矣。能行其寬，則有容人之量，人自悅服歸附矣。能

行其信，則以真心實意待人人，皆倚仗于我，而不我欺矣。能行其敏，則無因循苟且之弊，事無不濟而動皆有功矣。能行其惠，則人感吾之恩者，莫不盡心竭力而樂為我用矣。蓋能行此五者于天下，其效如此。師欲為仁，亦從事于此焉可乎。

補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心主于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之也。○胡氏曰：恭寬句，是所行之五者。恭則不侮，五句，不重效上。只云恭則不侮，必如此，乃為恭行于天下。不然，還是恭未能行也。餘倣此。○蒙引能行二字，直趕到

四書前解 卷九 下論陽貨

馬山閣定本





於天下為一句

佛胥召子欲往

佛音彌胥許密反○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全此見賢人守經聖人用權總在學術上辨上往召重能用已此往召重不能免已

義昔晉室微弱政在六卿佛胥為趙簡子家臣時簡子與范仲行相攻因據

中牟以畔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往蓋亦猶應公山弗擾之意也

上曰按紹聞編佛胥召孔子在孔子再適陳反衛之時又曰此孔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公山弗擾之召不同時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知之何

子路恐佛胥之免夫子故問此以止夫

義講子路不達而止之曰昔者由聞夫子有言凡人悖理亂常而親以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其免已也今佛胥據中牟以畔則是親為不善之

人矣君子當遠避之不暇子乃往而應其召也將知之何豈不為其所免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卑物言人之不善不能免已揚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也者幾希

義子曰汝謂不善不入此言誠然吾昔日曾有是言也獨不曰物之至堅者

乎雖磨之而不見其磷獨不曰物之至白者乎雖涅之而不見其緇我之志操堅白彼自不善耳於我何免哉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處反○匏瓜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

問君子守身之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胥之名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也

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義且君子之學貴適于用耳吾豈若匏瓜然徒爾懸繫而不可食則亦為棄物而已奚益于世乎由何見之執也

俗語夫子引之也○存疑磨不磷涅不緇答欲往佛胥之召意已明匏瓜之

義仁山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



喻是示已常爲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

全此見人當好學以成其德也不好學則純是氣質意見用事故有六蔽上六好字是浮慕善之名色下六好字是究竟善之義理

講子路窮理之功有所未至夫子呼而告之曰由也女聞六言之美而有六

者以蔽之乎益人意所趨向有一善行卽有蔽于一偏也子路起而對曰由未之聞也

補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蔽其正理蒙引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也相連帶說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講子復命之坐吾一一以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

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罔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講蓋天下事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人必好學以窮理然後所行無弊而德

可成如仁主於愛美德也而所以用其愛者有理存焉苟好仁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將至于窮高極遠而無所底止矣豈不流而爲蕩乎言必有信美德也

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苟好信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將執一己之小信而于人之利害有所不恤其蔽也必至有害于物而賊矣直而無隱美德也

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苟好直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將過于急切而無

含容寬綏之意其蔽也必至徑情自遂而絞矣遇事勇敢美德也而所以奮

其勇者有理存焉苟好勇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爲勇所蔽必將恃其血氣



之強肆行無忌者有之。非亂而何。剛強不屈。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剛者。有理存焉。苟好剛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為剛所蔽。必將逞其輕世之志。躁率不羈者有之。非狂而何。有六者之美。即有六者之蔽。欲成其德者。安可以不好學乎。朱子曰。勇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雙峰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蒙引。仁者必不愚。知者必不蕩。此是慕仁知之名。而好之。都不知明理。故有此蔽。則好仁未能仁。好知未能知也。翼註。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中當然之則。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愚正是蔽處。非為愚所蔽。餘倣此。顧麟士曰。註傷害于物。物字當作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也。

全此章備舉學詩之益。以見詩之不可不學也。與觀羣怨四句。見詩有益于性情。君父二句。見詩有益于人倫。多識一句。見詩有益于學問。性情本也。人倫其重者也。學問則其兼及者也。當分輕重看。

詩可以興感發志意

講義。詩之所載。有善有惡。而勸戒備焉。學之則善者有以觸發其善心。惡者有以懲創其逸志。而吾心好善惡惡之機。必將勃然。不能自己者。故可以興。

可以觀考見得失

講義。詩之所言。有美有刺。而得失昭焉。學之則美者有以考。見其得刺者有以考。見其失。而吾身行事之寔。必將惕然。因之感動者。故可以觀。

可以羣和不流

講義。詩人之情。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節。和而不流者也。學之則可以處羣。雖和而不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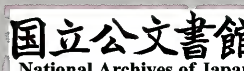
全此明禮樂自有本四云字兩乎哉字極含蓄令人深思而自得  
講夫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夫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以示人曰禮  
樂有本有文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非玉帛固無以為禮然特假玉帛以  
將之若遂謂玉帛為禮也彼禮云禮云但玉帛之云乎哉金鐘革鼓樂器之  
大者也非鐘鼓固無以為樂然特假鐘鼓以發之若遂謂鐘鼓為樂也彼樂  
云樂云但鐘鼓之云乎哉蓋禮以敬為本使不得所為敬雖玉帛交錯而禮  
之本失矣樂以和為本使不得所為和雖鐘鼓鏗鏘而樂之本失矣中者無  
體之禮和者無聲之樂人亦求其本可耳  
補翼註云平哉口氣欲人譯思  
其義也作文勿說敬和為妙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也穿穿壁窬論精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此夫子形容出色厲者之心為飾貌者做

講子曰有一等人觀其容色則嚴厲難犯似乎利不能區害不能動者而究  
其內則實是柔怯甘于利而怵於害焉如此情狀譬諸細民之中其猶穿窬  
之盜也與穿窬盜物而畏人知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心一事類也可恥  
哉  
補王氏回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鄉俗之意原與愿同苟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鄉  
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  
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全此章嚴害德之防  
講子曰有德者為君子無德者為小人不難辯也惟有一等人一鄉皆稱為  
謹厚之人蓋因他裝成個忠信廉潔的模樣以邀譽于流俗于是人皆效慕  
之以為即德之所在而不復知有大中至正之理似是而非豈不為德之害  
乎學者不可不辯也  
補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  
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己存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道聽塗說則棄

之矣○此○人○不○能○蓄○德○意○道○聽○塗○說○只○形○入○耳○出○口○畧○不○停○待○則○義○理○無○得○于○心○故○曰○德○之○棄○

講○子○曰○凡○人○聞○一○善○言○必○存○之○于○心○體○之○于○身○方○有○實○得○而○德○始○為○我○蓄○也○若○纔○于○道○聽○之○而○前○塗○便○說○的○人○是○徒○為○口○耳○之○資○不○能○體○驗○力○行○而○終○不○為○己○有○矣○乃○德○之○自○棄○者○也○  
補○翼○註○塗○說○二○字○只○見○他○輕○浮○淺○露○不○能○含○蓄○之○意○不○必○太○拘○上○德○字○以○道○理○之○正○言○此○德○字○以○義○理○之○得○于○心○者○言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全○此○窮○鄙○夫○之○情○以○見○不○可○令○其○一○日○容○于○朝○非○徒○謂○人○臣○當○慎○所○共○事○也○  
講○子○曰○為○人○臣○者○必○忘○身○盡○忠○而○後○可○以○事○君○若○夫○庸○惡○陋○劣○之○鄙○夫○行○卑○識○淺○不○知○道○義○不○顧○名○節○豈○可○使○之○立○朝○而○與○之○事○君○也○與○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講○蓋○鄙○夫○之○心○惟○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國○也○方○富○貴○權○利○之○未○得○也○則○患○不○能○得○之○汲○汲○然○而○曲○盡○其○要○圖○之○術○焉○及○其○既○得○之○也○又○患○或○至○失○之○皇○皇○然○而○備○求○其○保○固○之○方○焉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癩疥○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我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

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講○夫○至○有○患○失○之○心○則○凡○阿○意○求○容○行○私○罔○上○者○將○何○事○不○可○為○乎○小○則○為○卑○污○之○行○大○則○陷○悖○逆○之○惡○皆○生○于○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入○事○君○其○害○可○勝○言○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

也○益○衰○也○  
全○此○卽○氣○習○以○驗○風○俗○之○衰○有○無○限○感○慨○意



講子曰甚矣古盛而今衰也。不但美德不如古。即如古者之民。其氣質之偏。有三樣疾。今則習俗之染。日趨于甚。或併是疾而亦無之矣。參慶源輔氏曰。氣質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疾矣。蒙引氣稟之偏。謂之疾。只是要學問以變之耳。或是之亡。是習俗使然。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身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講何以見今疾之不如古也。蓋人。有志願太高者。是謂狂之疾。然古之狂也。不過濶畧自處。不拘小節。肆焉而已。乃今之狂。則恣情自放。不顧禮義之大。閑而流于蕩。此就不是狂了。是併無狂之疾矣。人有持守太嚴者。是為矜之疾。然古之矜也。不過崖岬峻絕。人不可犯。廉焉已耳。乃今之矜。則任意使氣。動至與人相忤。而流於忿戾。此就不是矜了。是併無矜之疾矣。人有暗昧不明者。是為愚之疾。然古之愚也。不過徑情自遂。無許多文理曲折。直焉已耳。乃今之愚。則挾私妄作。輒用機械。而流于詐而已矣。此就不是愚了。是併無愚之疾矣。夫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本真盡喪。併其質之偏而失之。時俗之衰。不亦深可慨哉。參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古之疾而亡之。蓋已流于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蒙引狂矜愚疾之名也。肆廉直疾之實也。蕩忿戾詐習俗之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

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全此見利口之為害甚大。當如艷色淫聲以遠之上二句。輕看。下句重。



講子曰天下之理有正卽有邪而邪每足以勝正如色以朱爲正自紫色一  
出其艷麗足以炫人目而朱反爲所奪是故惡紫以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爲  
正自鄭聲一出其淫聲只以悅人耳而雅樂反爲所亂是故惡鄭聲以其能  
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不肖本有定論乃有一種利口之人  
變亂是非顛倒賢不肖便佞足以惑聽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行事乖方  
用舍倒置而邦家之傾覆不難矣此尤可惡之甚者也是故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可不戒哉補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  
間色也

○子曰子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  
之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

全此章聖人要人從躬行處體認不專求之言語之內也天何言哉不是分  
疏曰家只指點妙理與他看時行物生正是天理發見流行之實目擊道存

者也

講義學者求聖人之道于言語之間而不知聖人日用常行皆天理流行之實  
無非道也故發以示人曰道雖以言顯而顯道者不以盡以言子今而後始  
欲無言矣補翼註欲無言者是覺有不消說他也罷的意思言字着教人

上說○彙解註天理流行之實不待言而著是會末節意解此處不宜露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

義講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疑而問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  
賴有言也今夫子若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傳而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

一動一靜莫非妙逆樞義之發亦天而巳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  
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忠門人未能盡  
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謂此與前篇無隱之意  
相發學者詳之



講夫子曉之曰子以道必待言而傳乎試觀夫天高高在上何嘗有待于言哉但見運為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遞禪推行而不息焉發為百物則飛潛動植蕃育滋長日生而不已焉此皆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自然掩藏不得天何嘗有待于言哉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至理之昭著學者默識而自體之自當時時有得不必盡求之言也參問予欲無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朱子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說得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又更說個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覺軒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時行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聖人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于踐履事為之寔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一天而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全此聖人子不屑教誨中曲行其教誨使孺悲瞿然發深省也重一使字  
講魯人有孺悲者嘗學士喪禮于孔子一日來求見孔子孔子辭以有疾而不見想孺悲必有得罪處也然又恐其不悟乃俟傳命者出戶取瑟鼓之而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焉蓋所以警而教之也參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翼註將命是孔子傳命者非孺悲使來若是孺悲使者既見聖人便知非疾又何待鼓瑟畢竟蒙引說是存疑不可從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全此章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說心不安處便是仁夫子提醒宰我只在



女安二字上。

講義。宰我問孔子古制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自子觀之即短為期年亦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講義。何也。居喪則不習乎禮樂。君子若三年不為禮則威儀揖遜之節廢而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則聲音節奏之妙踈而樂必崩。三年之有妨如此。必存疑。宰我患三年之喪之妨禮樂不知三年之喪乃禮樂之大者。顧麟士曰此節以人事言之見三年不可行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檀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取強焉耳。

講義。若以期年觀之舊穀既已盡沒新穀既已皆升而物候為之一變鑽木之

燧以取火者閏歷四時四改其火而天運為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盡矣。喪不可以止乎。補。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時疾。雙峰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檀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燿掌之。蒙引凡木皆有燧燧者火之所在也。說改火便兼了四時。顧麟士曰此節以天時言之見期年之已久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

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緦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講義。宰我之欲短喪其心固已忍矣。夫子醒之曰居喪者食必蔬糲衣必衰麻禮也。今子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後尚在三年之內遂食夫稻梁衣夫文錦于汝之心安乎。宰我直應之曰安蓋昧其本心之良而不能動其惻然者矣。



參記問傳父母之喪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大功之後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食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期而小祥服練食菜菓又期而大祥服縞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

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講夫子因責之曰凡人有所不爲只爲心有不安耳女既安于食稻衣錦則女自爲之夫君子之居喪也其哀痛之情最爲迫切雖使之食旨而必不以爲甘聞樂而必不以爲樂不寢苦枕塊而居處于內必不以爲安惟其心有所不忍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也今女果能安則聽女爲之而已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

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敬而及之爾

講及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行也乃探其本而斥之曰甚矣子之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且知喪所以三年者何蓋以子生三年之後然後免于父母懷抱之勞故喪必三年以少盡其報親之情耳凡爲人子者皆然乃天下之通喪也子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懷抱之愛于其父母乎而謂親喪可短何其薄親之甚哉夫子言此欲宰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棄圍碁也

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全此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博奕猶賢非取博奕也乃



假此以甚彼之詞

講子曰人生德業必勤心以進修而後有成也若飽食終日之間而毫無所用其心將神志放惰日流非僻不惟無以人德而且有害難矣哉其為人矣不有博與弈者乎此雖非所當為之正然猶愈于止而不用其心者甚矣人不可以無所用心也魯齋王氏曰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圍棋謂之弈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上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

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全此章見以理制氣之學勇與義俱就作事時說

講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之人以義為上義所當為則為之義所不當為則必不為之惟當乎義而已否則在上之君子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逆理犯分而為亂在下之小人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兇亂為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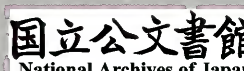
而為盜勇可尚乎哉補朱子曰上即無以尚之意下二句是言無義之害

以明君子所以尚義而不尚勇○上二君子以德言下君子對小人只位言○蒙引君子義以為上除去勇字了不必說勇合于義為上只專說義勇自在其中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滂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

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全夫夫子之惡惡其悖德子貢之惡惡其亂德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之防不小也

講子貢問曰君子心存愛人不知亦有所惡乎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有惡也所惡維何人有惡當隱也乃有好稱而揚之者則惡其心之不仁上下有定分也乃有居下流而訕在上者則惡其心之不忠敬勇者貴有禮





以節文之而不至恃其血氣犯上而作亂。故惡夫勇而無禮者。果敢者貴有學問以開明之。而不至窒塞不通。率意而妄為。故惡夫果敢而窒者。君子之所惡如此。補 雙峰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顧麟士曰。四句分仁義禮智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旋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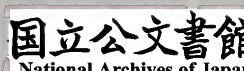
講夫子因子貢問有惡。知其必有所惡也。故問以發之。曰賜也。汝亦有惡乎。對曰。明覺自然者。知也。若無照物之識。專務伺察人之動靜。以為能。則惡其微而託于知。見義必為者。勇也。若無剛大之氣。悻然逞其血氣。犯上凌尊。以為強。則惡其不孫。而託于勇。順理無私者。直也。若無正大之心。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不諱。則惡其訐。而託于直。賜之所惡如此。聖賢之惡。孰非人心之

公平。補 雲峰胡氏曰。微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不孫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推之也。大全蔡氏曰。夫子所惡是顯恃于理者。子貢所惡是假託于理者。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禮之。慈以蓄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全此論御臣妾之難。正見養之者當有善道。亦聖人杜患意也。

講子曰。世間惟婦人女子與僕隸小人為難于畜養也。何也。常人于此二種人。不過稱意則親近之。不稱意則疎遠之而已。然近之則狎恩恃愛而不相恭遜。遠之則又懷怨恨而不為我用。此所以為難養也。誠能莊以涖之。而消其凌犯之心。慈以畜之。而絕其觖望之意。是在養之者之盡其道耳。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况惡於人。則止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全此勉人及時以進德意末句特危其詞以惕之

講子曰人生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也前此年富力强後此神志衰敗矣乃猶然見惡于人焉惟其不早自遷善改過以至於此其終無所立也已悔之何及乎人其及時自勵可耳參南軒張氏曰此又甚于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于無善可聞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

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囚佯狂而受辱

全上節是敘事下節是斷其心大意似專爲微箕而發

講昔殷紂無道其國將亡微子者帝乙之元子而紂之庶兄也數諫不聽乃

亡而去之遯於荒野箕子者紂諸父也諫紂不聽且囚之乃披髮佯狂而爲

之奴王子比干者亦紂諸父也直言諫紂紂怒殺之剖視其心而死參邢

疏微子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云紂母生微子啓與

仲衍其時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爭

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備考微子名啓食采於微微畿內國

名子爵也箕子名胥餘食采於箕箕國名子爵也顧麟士曰此三句或是

記者語或卽是孔子語先敘後斷中插孔子曰三字亦古文常法也舜有臣



五人二節體亦如此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故同謂之仁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嘖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義講孔子從而斷之曰三臣或去或奴或死行雖不同然皆出於憂君愛國至誠惻怛之意有以合乎天理之當然而無愧於心一也吾以為殷有三仁焉

蓋論人者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其去者欲以存祀而非忘君也奴者欲

以待時而非懼禍也死者欲以悟主而非沽名也夫子斷其同歸於仁三臣

之心自天下之論定矣參補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人愛君憂國皆

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

林崑山曰繫三仁於殷見三仁皆心於殷惟殷得而有之惜殷不能有之耳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處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

極道之意則存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卒之矣

全直道雖去不合枉道又不必去須上下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意

義柳下惠為魯士師之官至於三黜或人諷之曰以吾子而終不見用尚未

可以去之他國而向其志乎惠曰大抵人情好枉而惡直苟以直道而事人

雖適他國未免難容焉往而不三黜也若以枉道而事人則父母之邦且易

合矣何必舍此而去耶夫直道終不可賤枉道必不可為此我所以三黜不

去也子又何疑哉蓋惠之和而介如此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

極降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不至矣然復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兼兩意然不用邊較重



講孔子適齊齊景公素知其賢因與其臣議所以待孔子者以孔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曰欲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吾力有所不能又不可使其位卑如魯孟氏吾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庶幾其可乎乃又曰吾年已老矣孔子之道不能用而見諸施行也夫孔子本為行道道不用則禮節亦為徒然耳遂行聖人可以速則速如此補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周室既衰禮樂缺其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蹌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窮其蘊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數見孔子不問其禮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存焉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聖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全此見齊人忌魯而饋女樂以間之桓子忌孔子而乘齊人之饋以間之可速則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講孔子攝相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懼而沮之於是歸魯以女樂季桓子言於魯君受之三日君不視朝臣不往朝焉其耽於聲色而怠於政事如此孔子遂行補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齊人聞而懼曰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於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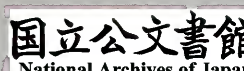
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優哉。沮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顧麟士曰。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兼致膳肉。然女樂卑。竟是主。且本章不及。不扯為是。受之。是言于魯君而受之。當時辭受之權在桓子。故曰。桓子受之。以該魯君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趣不同者也。全首節欲聖人之隱。歌以諷之。下節不欲聞聖人之言。趨而避之。總見志趣之不同。

講夫子時將適楚楚。有狂士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德盛也。今時何時。而猶不隱。何其德之衰耶。夫往者之不

隱固不可諫。而來者之當隱。則猶可追也。已而止之。已而止之。在此時矣。今之從政者。非惟道不得行。將必及於禍患。危殆而難保。而是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參補。邢疏。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漢韓嬰傳。陸通躬耕以食。楚昭王聞其賢。命使者齎金造門。聘治河南。通笑而不答。使者不得辭而去。其妻從市。歸知其故。而曰。吾聞士不以賢易操。不以賤易行。妾事夫子。躬耕以食。其樂足矣。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夫妻因變易姓名。莫知所之。歸薪傳曰。鳳兮二句。譏其不隱。往者四句。諷其速隱。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也。講夫子聞其歌。而心知其賢。因下車欲與之言。蓋將告以出處之大義也。乃楚狂既絕用世之念。不欲聞用世之言。遂趨而避之。孔子竟不得與之言焉。





其見亦果矣。蔡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強名之以記其人如荷蕢之類。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力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

蔡漢濟渡處。

全此章見聖人欲以道濟天下之意重一易字本文誰以易不與易兩相呼

應沮溺避世為天下無道也孔子轍環亦為天下無道也沮溺不免有自私

自為之心孔子却與禹稷已溺已饑同一意。

講夫子自楚反蔡有長沮桀溺者二人並耦而耕於野孔子過其地不知濟

渡所在使子路問津焉。

補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桀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仁山金氏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

名之。存疑沮者沮而不出也。溺者沉而不反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夫

扶輿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講時夫子代子路執轡長沮因問曰夫執轡於輿者為誰子路告之曰為孔

丘沮曰是魯之孔丘與子路曰誠是也。沮乃譏之曰是數數周流老於道塗

自知津處矣何問焉。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

輟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吐力反。辟去聲。耨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耨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講子路又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子路對曰吾為仲由溺曰是魯孔丘之

徒與對曰然溺因諷之曰方今之世人心日壞風俗日頹如水之滔滔然流

而不返者舉天下皆是也而誰人任用聽服把與爾易亂為治耶且今日之

齊明日之楚不合於此又求於彼孔丘乃辟人之士也而子從之徒勞無益

也。



豈若從我辟世之士。隱遯之為高哉。遂自治其田。耰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焉。補 泰 白雲許氏曰滔滔二句譏孔子辟世二句譏子路。翼註誰以易之誰字兼君民。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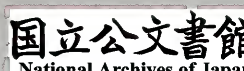
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致有忌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講 子路以二人之言。行以告夫子。惜其不喻已意。乃憮然嘆息曰。彼謂辟人不如辟世。必如鳥獸之高飛遠遁。遺棄世人而後可。然勢不可與同羣也。若斯人之徒。與吾同一氣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為與哉。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乎。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我之周流不息。正謂天下無道。欲出而變易之耳。若使天下有道。世治民安。則丘不用與為變易也。彼二人者。豈知我心哉。補 泰 蒙引此皆反桀溺之言。鳥獸不可二句反辟世意。天下

有道二句反滔滔誰與易意。二人所見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而從師遠游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全 前章天下有道不與易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君臣之倫不可廢見聖人出處之義。不仕無義一句是主丈人明於節。故見隱不見出。聖賢明於義。故欲出而不忍於隱。

講 子路從夫子而相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擔荷竹器而行。因問曰。子見我師夫子乎。丈人曰。汝於四體則不勤於耕於五穀則不辨其類。而徒然從師遠遊。我何知孰為爾之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芸田。以去其草。蓋以勤且分者自處也。補 邢疏蓀說文作蓀。芸田器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講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遂悚然拱手而立以致其敬

參補翼註註隱者二字且勿露

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賢音嗣見賢通反

講丈人感子路之敬遂留止之以宿於其家殺鷄為黍而食之以致酬酢之情因出見其二子以盡慇懃之誼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

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減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講宿之明日子路行而追及夫子以丈人相責之詞與相待之禮告之夫子子曰此賢而隱者也因使子路反見之欲曉以出處之大道而返其避世之初心耳及子路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復遇矣  
參補存疑夫子使子路反見之必授以與語之意下文所言是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

甚据而子路蓋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因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時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付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而亂大倫亦非忌義以狗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義終不離於道也

講子路述夫子之言而言曰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義若決意不仕則無

君臣之義矣丈人向者見吾以二子則是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也至於君臣之大義如之何其廢之顧乃以隱為高徒欲自潔其身不幾亂君臣之大倫乎蓋君子之所以惓惓欲仕也豈是要圖富貴為哉正以義無可逃而行乎君臣之大義也若夫衰世難挽明君難遇道之不行非待今日我蚤已



知之矣。然而不肯終隱者，恐其廢義而亂倫。有不忍，忍然者耳。丈人何其見之固哉。參補蒙引不仕無義，泛說潔身亂倫，指丈人說。丈人既行子路此言，未知述在何處。故集註又取國初本附之於後。楊子常曰：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與不遇，皆當行底。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惓惓為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行義。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

竄於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全此章聖人論列逸民，而自表其異於逸也。七人自成其一節之高，聖人則合乎時中之用。

講逸民者，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為世法所拘。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皆是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講之七人者，高節雖同，而制行各異。夫子常辭之曰：不肯少抑其志，以屈於

人不肯少污其身，以徇於世。其伯夷、叔齊之為人，與皎乎真，不可及也。參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橫政所出，橫民所止，不忍居，不辱身可見。○顧麟士曰：先下評語，纔指兩人，是想慕無窮意。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

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講謂柳下惠少連油油諧俗，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矣。然其所言則合乎義理之倫，次其所行，則當乎人心之思慮，與他人之降辱者不同。惠連所可取者在此而已矣。參補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義理。中慮，謂所行合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蒙引柳下惠三黜不去而



詞氣雍容如彼。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顧麟士曰。其斯句亦明其可與者在此。非不滿意。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雖隱居獨善。而潔身不污。則合乎道之清。雖放言自廢。而韜晦得宜。則合乎道之權。隱放之迹。非徒矯異以明高也。參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勾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可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中清承隱居來。中權承放言來。按人物考。夷逸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寧披繡入廟而為魯犧乎。顧麟士曰。上節即中倫。中慮上見其雖降辱非污也。下節即中清。中權上見其雖隱放非誕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

逝。不汚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其潔而不污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義。逸民之行如此。是固有所可。有所不可也。若我則異於是。其隱其仕。亦聽乎時。無必以為可之心。亦無必以為不可之心也。我之異於逸民者此耳。參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不當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蒙引七人各有可有不可。不必分孰為可。孰為不可。存疑七人各有不可。是先立個主意。如此則可。如彼則不可。聖人不會先立定主意。但隨其事來。可如此則如此。可如彼則如彼。顧麟士曰。不論朱張之行者。或是脫簡。邢疏王弼云。朱



張字子弓。荀卿有言曰：大儒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自治，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紂之世不能汚子弓是也。

○大師執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全此章記樂官之去以見夫子正樂之功。蓋正樂之後，羣工識樂之正，因三家偕樂，故各棄其職而去。大師句提綱，下分兩扇，見典樂固大師為之長，而去魯亦大師為之倡，適是避地，入是避世，雖有避地避世之不同，而其去皆心。大師守職之心，而同太師高蹈之見也。

講夫子正樂之後，魯之樂官不安於三家之僭越，皆知去焉。如樂官之長，大師名擊者，則去而適齊。

亞飯于適楚，三飯綽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綽音了。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上綽缺皆名也。

講大師一去羣工因相繼而去矣。於是掌亞飯之樂名于者，則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名綽者，則去而適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則去而適秦。參周禮

春官大司樂王大食朔望大食三宥宥同勸也皆令奏鐘鼓。○朱子曰：白虎通云：王者

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

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耶。

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講掌擊鼓名方叔者去而入於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講掌播鼗鼓名武者去而入於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

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正，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傾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講樂官之佐少師名陽者與掌擊磬名襄者去而入居於海島噫樂官去而樂存固夫子正樂之功然而魯其衰矣補慶源輔氏曰自大師以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避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川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

曰四者皆君子之專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詞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全此章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君子二字提起重看不施四句是事事責其為君子分四平看

講昔魯公伯禽受封之始周公訓誡之曰立國以忠厚為本而忠厚之道不過親親任賢錄舊用人數者而已彼九族之親乃王家一體所分也恩義不周則親親之道已乖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親則篤其親愛胞摯周詳而不至於弛薄焉大臣為吾之股肱苟信任不專則易生嫌隙必須推心委任俾之

得展其才而不使其怨我之不見信用焉故舊為吾之世臣若念舊之意衰

則先世之功德皆泯必也賢者世官不賢者亦世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忍

輕於廢棄之也至於人之材具各有所長若欲求全責備則用人之途既狹

亦非因材器使之方矣必也量能授職使人各盡其能而無求備於一人焉

周公之之訓辭如此此四者皆君子忠厚之道也其有以培植國家之根本

哉補詩史前編云周公謚文文王第四子也武王克商封公於曲阜公不

能封留周為太傅與召公共輔王室武王崩成王命公為太宰食邑扶風雍

縣東北之周城主自陝以東諸侯而使元子伯禽就封於魯次子嗣周公食

采於周其餘小國者六人魯初之事敘于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

一母四乳而生入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詔善人之多也思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入士即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蓋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



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全此章記周室人才之盛。周有二字重看。見氣運之隆培植之厚。非特一門之慶實邦家之光也。

講昔我周盛時有一母四乳而生八士焉。其初乳則有明於義理曰伯達。弘於度量曰伯适也。其次則有材堪禦難曰仲突。能優綜理曰仲忽也。其三則柔順不迫得夜之道曰叔夜。剛明不屈得夏之義曰叔夏也。其四則才足順應曰季隨。德超凡象曰季騮也。此八士者產於一母萃於一門。又皆有邁軼羣倫之才。真盛世之瑞而為邦家之楨矣。其關係於一代之氣運豈偶然哉。參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遁而終以周盛時賢才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附攷四書微云。八士南宮氏。周文王時皆為虞官。故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概見云。薛方山曰。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







人向前意

講子張曰。理得諸心。謂之德。德有於已而執之。貴乎無自足之心。若纔有一善便侈然。自以為足。而不復求進。是為執德不弘。理所當然。謂之道。道有所聞而信之。貴乎有堅定之守。若方信此道。不移時。又以他念雜之。是為信道不篤。不弘則所執者隘。而德必孤。不篤則所信者虛。而道必廢。此等之人。雖終身為學。必不能以有成。世有此人。不足為有。世無此人。不足為無。亦何關於重輕哉。參蒙引有亡。不可以道德有無言。但其人所以不足為輕重者。以道德孤廢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交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全音子張破子夏處。只在一拒字。然一切無所拒。又未免失之太泛。朱子分初學成德看。最為得之。

講子夏之門人問交友之道於子張。子張曰。汝師子夏。平日所教云何。門人對曰。子夏曰。其有益於已。是可交者也。則與之交。其人無益於已。是不可交者也。則拒絕之。而不與之交。子夏之論交如此。子張曰。子夏之言。異乎。我平日之所聞矣。吾聞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眾者。則從而尊崇之。至於庸常之眾人。亦含容而不忍棄。不以庸眾而有所拒也。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獎之。至於一無所能之人。亦矜恤而不忍絕。不以不能而有所拒也。吾所聞君子之交如此。以是反已而觀之。我果為大賢與。則於人何所不容納者。固不必拒乎人。我若為不賢與。則人將先拒乎我。是我且求容於人。而不可得。如之何其能拒人也。子夏之言。得毋示人以不廣乎。參朱子曰。初學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



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蒙引賢勝於善衆。又勝於不能。畧有等第。尊嘉容矜。下字自不同。○翼註我之大賢邊。言其不必拒我之不賢邊。又言其不能拒。皆以破拒之一字。○所聞泛說。不必說聞之夫子。○末句卑承不賢邊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

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全此見君子爲學必務其大之意。

講子夏曰。君子以遠大爲務。豈徒以可觀者自矜哉。苟以其可觀。雖技藝之小道。於理亦無不該。於用亦各有濟。蓋必有可觀者焉。然皆專於一事。局於一能。欲推致於天下國家之遠。則齊治均平之事。恐泥焉而不通。是以君子之學。務其遠且大者。而於此有所不屑爲。學者可不知所用心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

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全此章以心學言。知字對無忘字。非知行之知。所亡所能。指義理。日月二字。只是功無間斷。非必以日月爲計也。

講子夏曰。人之爲學。始患其因循。而不求所未至。繼患其怠棄。而不守所已。然若此者。殆驚乎學。而未能好焉者也。誠能於每日之間。於理所未得者。切切然深以爲念。而知所亡。更於每月之間。於理所已得者。兢兢然守之勿失。而無忘其所能。夫知所無。則功愈進。而日益無忘所能。則理愈積。而日新。此唯篤於求進者能之。可謂好學也已。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

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之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全此示人以求仁之功。只重心不外馳上。

講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遂放逸而不存矣。誠能博以學之。以廣其聞見。而又專篤其志。以求必得有問於人。則切實而不浮。必致其精詳。而思之於心。則又近裏着已。不失於漶漫。此雖學問思辨之事。未及力行而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則此心收斂於內。而不外馳。則天理即此可存。仁自在其中矣。可不勉哉。補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個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仁是本體。四者是工夫。然工夫凝聚處。即本體存存之機。故曰仁在其中。翼註四項當作兩扇看。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

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意始備。全此章子夏欲人篤志於學。以造道而借百工喚醒之上句。輕下句重旨。講子夏曰。凡人功專斯有獲。如百工各執一技。若遷於異物而不專務其業。

則事何由成。惟居於肆。則心一於藝。乃以成其造作之事焉。君子以道自命。若務於外誘而不專用其心。則道何由致。惟從事於致知力行之學。則心一於理。斯知期於入神。行期於體化。乃以造乎道之極致焉。欲造道者可不務學乎。補雲峰胡氏曰。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翼註學字須見專務意。方與居肆意配。致字是造其極。應成字。顧麟士曰。註疏亦單主前說。蓋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蛇足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全此深為文過者警。重一必字。在小人心術上看出病根。講子夏曰。過貴於改。若小人之有過也。遂而不知悔。憚而不知改。必曲為文飾。而自欺以欺人。此其所以為小人而卒至於敗德也。可不戒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全此見君子身備中和變而不失其常意

義子夏曰君子盛德積中而形於一身者有三變焉方遠而望之則見其貌之莊儼有威之可畏也若然似示人以難親矣及近而即之則見其色之和溫樂易之可親也向之儼然者不覺其變而為溫也若然似可得而狎矣及聽其言也則又義正詞嚴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易而凜厲之甚矣向之溫者不覺其變而為厲也儼而溫溫而厲非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者不能也此所以為君子補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即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即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作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意形容言厲最切○存疑此君子不是直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蒙引註貌舉一身言色指見于面者言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全此勉人平素當積誠以動君民意  
義子夏曰君子於上下之間以信為本如勞民之事非民所樂從也必其平日愛民之意至誠惻怛素孚於民而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之民斯忘其勞矣若平日未見信於民而遽勞之事雖當勞而民不諒於我必以為病已也諫君之言非君所樂受也必其平日忠君之意至誠惻怛素孚於君而君信之然後不得已而諫之君斯行其諫矣若平日未見信於君而遽諫之事雖當諫而君不諒於我必以為謗已也可見君子事上使下非積誠以感動之未有能濟者也補蒙引本文信字作人信我說而其本則在我誠意惻怛上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

四書句解 卷九下論子張

憑山閣定本



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旨此為不拘小節并壞大防者發上句重看下句正鞭策上句甚言其不可不務大也。

講子夏曰人之一身於綱常倫理之間出處進退之際凡大節所關而為大德者能盡其道而不越乎規矩之外則大本立矣至於日用事為小小節目或稍有出入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其大而徒拘拘於小廉曲謹之為奚足貴哉。○補朱子曰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雙

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翼註閑字要說得真切是規矩準繩之不可越處出入承閑字來二字連看勿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酒色賁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惟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旨。○通章主立教說。○子游論教說本末而失先後之宜。○子夏論教識先後而得

本末之序。○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而不可以分本末。○子夏以始卒替本末識見便高。○所以其言為正。

講子夏以篤實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處用功。○子游不知而譏之曰道有本

有末。○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洒掃及應對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誠有

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也。○其於大學正心誠意之本務則無有如之何

其可哉。○補蒙引子游之意以洒掃應對為末節。○正心誠意為本務。○註大學

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只作正心誠意。○翼註子游譏小子實譏

子夏不教門人以大學而止。○教以小學是教以末而不教以本也。○當謂當

其為此事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修焉。○諸草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處反。○倦如海

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之。○倦猶類也。○言君子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

下論子張。○憑山閣定本



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講子夏聞之而嘆曰。噫。言游本末之論過矣。君子教人之道。非以末爲道理淺近的。可以爲先。而有心於傳授焉。非以本爲道理高深的。可以爲後。而有心於倦教焉。但以學者所造。自有淺深。而教者不得不分先後。譬諸草木。其區類之大小。固有別矣。大者條幹已成。生意已足。只是從根本灌溉可也。小者生意尚淺。必須培植擁護。事非一端。正如小子養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所以收其放心。葆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真純。而理之遠者大者。將由是漸進也。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是

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以誣人也。若夫合始終本末之事。而一以貫之。徹首徹尾。知無不盡。行無不至。下學卽悟。夫上達不專積漸。而無不造其極者。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參問有始有卒。朱子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說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亦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雲峰胡氏曰。程註五條。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四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蒙引先後是活字。言何者。則先而傳焉。何者。則後而倦焉。○翼註末句不重贊聖人。只重惟字。見小子不能。○孰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後。譬諸草木四句。見教不得。不有先後。有始有卒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全此見仕學各有所專。重上句重仕。爲已任者言。下句重學。爲未仕者言。





講子夏曰仕要於稱職。學主於進脩。二者理實相資。而事期各盡。當仕之時。則仕為重。必靖共職。守以無負乎君民之望。自是而有餘力。則加意於學。以益其見。而迪其才能。庶幾更有裨於仕也。若仕未優而學。則於仕為曠官矣。當學之時。則學為重。必黽勉不遑。以深造乎知行之極。自是而有餘力。則始出而仕。以措其經綸。而廣其利濟。庶幾得以展所學也。若學未優而仕。則於學為廢業矣。蓋仕不可以廢學。而未學不可以入仕也。參存疑仕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翼註上優字是公餘暇。日下優字是學成了。非暇日之謂。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全此亦崇本抑末之意。子游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蓋為世人趨末忘本。姑為之抑揚耳。

講子游曰。世人多趨於末。以吾觀之。如人子執親之喪。但能於哀痛之誠。致之以至乎其極。如是而止焉。安事文飾為哉。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剛愎之意。全重下句。難能非美詞。正見發其受病之源。子游曰。吾友張也。有過高之才。人所不能為者。張獨為之。是好為難能也。然而少誠實。剛愎之意。未免心馳於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殆未得為仁也。易返而求之。於內為切乎。參翼註仁以心之德言。不必兼愛之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白剛毅。本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全堂堂以貌言。只務外好高意。並為仁兼註二意。然畧重不可輔之為仁邊。講曾子曰。友所以輔仁。乃堂堂乎吾友張也。惟致飾其威儀。脩整其容貌而已。其心馳於外如此。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殆不



可輔之爲仁而亦不能輔人之仁。難與共爲仁矣。可不用心於內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

氏曰親喪則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全此曾子引聖言以親喪激發人之至情欲人自識其良心也。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

講曾子曰吾嘗聞夫子有云凡人之情非真誠懇切不可言致。卽有致者或出於勉強而非中心之所發不可言自致。若自盡其心推之以至其極者必也親喪乎。蓋人子愛親之心根於天性。况當親死之際其哀痛慘怛之情自不容已。故能內盡其誠外盡其禮不待勉強至真至切此其所必自致者也。使於此而不自致焉則其立心之薄爲何如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各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全此引聖言節取繼述之孝以示訓可能句輕只重不改上。

講曾子曰吾嘗聞諸夫子有言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盡道處固非一端。然莊子之所能亦人可勉而能也。惟其父沒之後於父所用之臣則從而信任之。不以新進間老成父所行之政則從而謹守之。不作聰明亂舊法。是父雖沒而有不忍死其父之心。此其所以爲難能也。蓋獻子歷相五十年爲魯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而莊子年少嗣立不以已私悖父德宜夫子獨美之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全此見士師職在司刑原不可廢故只動其矜恤之心耳重哀矜上。  
講曾子之門人有陽膚者魯大夫孟氏使之爲士師之官陽膚因問治獄之



道於曾子。曾子曰：今在上者，德教不脩，政治無具，失其所以使民教民之道，以致民之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亦已久矣。子爲士師，如得其犯法之情實，則哀憐而矜恤之，念其迫於飢寒而不得已，陷於愚昧而不自知，勿謂民之情僞，吾能察之，而喜其已有發奸摘伏之明矣。如是則用法平恕而不刻矣。子其勉之。補翼註：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也。非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之情，哀矜則指不得已不自知說。○心傳集註：迫於不得已，應使之無道，陷於不自知，應教之無素，使字以政言，不是役使。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居惡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全子貢非代紂分解，特借紂以警人，見有其實者，不得辭其名。

講子貢曰：古今言不善者，莫過於紂。以予觀之，紂之不善，殆不如言者之甚也。蓋因紂所行無道，故衆惡皆舉而歸之。譬如地形卑下之處，爲衆流之所歸矣。是以君子常自省察，誠恐忽不反持，一陷身於下流，則凡天下敗名失檢棄理畔義之事，盡以歸之。至於獨蒙惡聲，而無所解免，不可不慎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全此子對文過之小人看，上二句重下二句，不過足上意，皆見皆仰，俱貼入公日月之食說。

講子貢曰：凡人有過，文之者多矣。若君子之過，則如日月之食焉。方其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改此過也，則復於無過，人皆得而仰之。不如日月之暫食，而無傷於明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全此是夫子憲章文武之學，即見夫子兼總條貫之神。朝之意謂夫子師在



人子貢謂夫子師在道。識大識小。見道之在人。各得其偏。夫子却以全收之。此其所學之大處。師字因學字生。有學則有師。夫子無不學。故不可以常師目之。

講義衛大夫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果何所從學而然耶。蓋意其有專師也。參蒙引朝之問。見孔子於禮樂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耳。故下節集註解道字。以謨訓功烈等言之。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講義子貢曰。帝王之道。備於文武。其一。代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雖去今已遠。尚未至墜落於地。而無可考也。猶在於人。而能傳之。如才智之敏達。而賢者能識其綱領之大者。即才智稍淺之。不賢者亦能識其節目之小者。人之

賢不賢不同。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文武之道。既無所不在。人之學。亦何所不周。於是或從賢者而學其大。或從不賢者而學其小。蓋隨在訪求。焉往而不學乎。然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師矣。亦何嘗師之有。豈如他人之學。有定在。而師有常主者哉。參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如老聃。萇。弘。郊。子。師。襄。之儔。若入太廟。每事問。祝史亦其一也。○蒙引新安謂。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又傳在孔子者。此非本指公孫朝之問。在顯淺處說。子貢亦就顯淺處答他。何暇論到道統去處。○翼註。不賢只是識見之淺小者。非庸愚也。勿以謨訓功烈為大。禮樂文章為小。就中各有大小。○呂晚村曰。通章但語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句。是子貢倒跌語。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



○叔齊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全此見人之造詣卑淺易測而高深難知此子貢以宮牆取譬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畧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講義魯大夫叔孫武叔語諸大夫于朝曰人皆以仲尼為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聰明才辯殆愈于仲尼。補朱子曰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辯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亦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

子貢晚見用于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于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

講義子服景伯以叔孫之言告子貢子貢曰凡人造詣高卑淺深各有不同試譬之內宮外牆之間賜也造詣未深材識易見其為牆也僅及肩耳凡室家

中一器一物之好人皆從窺而見之。補翼註宮喻內面蘊藉牆喻所造地位下面及肩數仞是以地位高卑言室家美富是以蘊藉淺深言。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八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

言牆高而宮廣也。

講義若夫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絕其為牆也有數仞之高苟不得其門而入焉則其中如宗廟文物器數之華美百官衣冠踰濟之富盛豈得而見之乎。補翼註美字是壯麗意富字是森列意夫子性與天道精粹溥博故借言如此。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

講義吾觀今之人不過宮牆外望已耳能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彼夫子武叔者正不得其門而入者也不見夫子之美而謂賜為美不見夫子之富而謂賜為富舉及肩而加之數仞之上亦就其所見而云然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口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高也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高也

全此見聖道高不可踰無以為不是教他不要毀言毀亦無用他人之賢亦不可看得低如伯夷伊尹之類是也猶可踰言丘陵雖高又有日月在上便踰過他了總見聖人不可踰亦不可毀

講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此又謗毀之子貢曉之曰爾無用此毀為也仲尼殆不可毀者何見之他人之賢者所造雖高只是丘陵也猶可得而踰越也若仲尼道冠羣倫高視千古猶如日月也懸象于天無一物不在照臨之下孰得而踰越之乎人雖橫肆非毀以自棄絕于聖人之教其何損于日月之高乎祇見其不自知已之分量卑淺于聖凡高下情然無辨而已殊不知聖人之高峻難踰如此而可以毀為哉  
參補翼註猶可踰無得

而踰雖承丘陵日月來仍是就賢者聖人說○日月喻其高非喻其明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全通章夫子之不可及節最重得邪家不過就中抽出言之因子禽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

講陳子禽雖學於聖門尚未能窺聖道之高大因謂子貢曰子之於仲尼也譬之以宮牆喻之以日月乃務為恭敬以推遜其師也以我論之仲尼豈賢過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講子貢責之曰子何言之過也大凡君子出一言是則人皆以為知出一言非則人皆以為不知故一言雖微不可不慎也子為此言亦不智之甚矣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講子之意豈以夫子為易及耶夫子之聖生知安行大而化聖而神有非思



勉所能至者正猶天之高不可以階級而升也。知登天之難則知夫子之不可及矣。參顧麟士曰：不可及在化不可為上看階字要細貼善信美大皆有階級可循至大而化之便懸絕了故不可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

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講夫子之不可及如此惜其窮而在下其德未見諸設施耳使夫子得邦家而治之者其感應之速豈淺鮮哉正所謂民生未遂為之分田制里以植立之則民斯立其生民性未復為之建學明倫以引導之則民斯從其教既立而又撫綏之則立之固斯聞風向化翕然而來附矣既道而又鼓舞之則道

之深斯與仁與讓藹然而雍和矣其生也莫不尊親而人皆榮之其死也如喪考妣而人皆哀之蓋感化神速如此正如天道之發育萬物而莫測其所以然如之何其可及也豈特賢於賜而已子何言之不慎乎。參補仁山金氏曰不可及言聖德之體高妙得邦家言聖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見聖人感之之妙斯立斯行斯來斯和見天下應之之速。○蒙引立之斯立至其死也哀皆莫知其所以然此便是化不可為處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不過教養二字夫子之得邦家亦不過如此立之養也道之教也綏之立之固也動之道之深也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截。○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以及人者言彼是大而化之之化以在身者言。○劉上玉曰此六句原就帝王已然說所謂二字一氣貫下四斯字極重見神速意。



四書集注

皇聖人忽心之故神立禮行

堯曰第二十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

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全通章以中字貫上八節是歷敘帝王之統末節是統論帝王之道

義記者歷敘帝王相傳之道首舉帝堯將禪位于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爾之德當天心天之曆數在爾躬矣然天位維艱爾之永保天位者其道安在惟是天下之事雖一日萬幾莫不有恰好的道理所謂中也爾當心無偏倚凡事務之來因時順應皆以中道處之自始至終信能執守而不失焉則

民心悅安而天命可常保矣苟不能執中而凡徇于一己之偏則政乖民亂將使四海之人危困窮苦心生怨叛而爾所受于天之祿位亦永終而不可

復亨矣可不戒哉參朱子曰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

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

四書集注

卷九 下論堯曰

四

德山閣定本



蓋以在事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新安倪氏曰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于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卽用其所執之中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

舜後禪位於禹亦以此詞命之雖益以危微精一之訓不過發明允執之旨非有加也蓋中外無道也○補朱子曰中只是個恰好的道理允是真個執得堯當時告舜只是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說得又較仔細

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康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司小異曰上帝

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闕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乃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詞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生諸侯之辭也

講義 繼禹而受命者湯也湯既伐桀而告諸侯曰予向之伐桀也請于帝曰子

小子履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之神夏桀有罪已必討之而不  
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也已必用之而不敢蔽蓋其罪其賢皆簡闕在  
上帝之心已焉敢違之而不討不用哉吾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今既受  
命爲天子矣其責任尤有甚重者蓋天以萬方臣庶付之于我則朕躬若有  
過舉而得罪乃朕所自致無預于萬方之民也若萬方之民有過舉而得罪  
犯法是朕所以表率撫馭者未得其道而致之使然其罪則在朕一人之躬  
無可諉矣爾諸侯其共體之此湯告諸侯之詞也觀于請命之詞見伐桀之  
舉出于天觀其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責在于已承天子民慄慄危懼視三  
聖之執中殆異世而同符者與補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  
事承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赤大事  
斂用日出戎車乘騶牲用騂顧麟士曰註云天下賢人當不止有莘然據



聿求元聖語則尹固其著者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城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

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講繼湯而有天下者周也。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大賚于四

義海非人人而富之也。惟善人則加厚而是富焉。以示激勸其賞善之公如此。

稍翼註自此至食喪祭皆武王事。句句要見反商政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于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義當其伐紂之初。誓師之詞有曰。紂雖有至親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

周家臣子皆仁厚有德之人。同心同德。為可恃也。是伐紂有必克之理矣。今

我既獲仁人之助。蓋不往正商罪。則百姓受紂之虐。嗟怨日甚。皆過責于子

一人之身。安可辭乎。其厚于責已如此。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講武王既定天下。於是取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謹而較之。使歸中正之則。

若禮樂制度。凡可損可益。可因可革者。皆審而定之。使合義理之當然。於官

職。昔有而今無者。則修其廢墜。而百司庶府。一時盡復。非復向日頽廢之患。

也由是王章所布。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遏而不行者焉。武王之以

義正天下者如此。補漢律曆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

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

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

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寔其

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

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此不言度者。從可知矣。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義講至于前代帝王之後。國土已滅者。則裂茅土以封之。使享有國邑。世系已絕者。則取支庶以繼之。使綿其宗祀。又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凡賢人隱逸在下者。則舉用之。使野無遺俊。三者皆人心所欲也。武王舉而行之。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附焉。武王之以仁感天下者如此。補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剡。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蒙引與滅國。是其子孫微。甚國土盡無了。吾則訪尋出一個來。封為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我則扶豎起來。使重膺封爵。以繼前人之烈。朱子合解。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顧麟士曰。按紹聞編。興滅繼絕。還是兩事。已滅者。封之。無後者。續之也。述武王事。是又紂之所行。善人是富。紂之所富。

皆不善人也。周親不賢。權量不公。法度墜壞。百官不職。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遺棄。在下而不用。武王一切反之。

###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講至於加意民事。固非一端。而所尤重者。惟在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之三者。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為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由武王之事觀之。德澤周徧。政教修明。無非表建中德。而無負上天寵綏之意也。其上接堯舜禹湯之統。有以夫。補顧麟士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武成全文也。紹聞編曰。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

###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為敏則有功。公則記。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玉之道也。楊氏曰。論語

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說



講合而言之帝王一中相傳其因時立政設施雖有不同而為治之道不外  
寬信敏公四者誠能寬以有容而包含徧覆四海皆吾度內人必歸之而得  
衆信以行政而內外如一始終有其不欺民皆於我乎倚任焉勤敏以圖治  
則無怠無荒百度振舉而所為有功矣太公以宅心則舉措得宜賞罰無私  
而人皆悅服矣此四者古帝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也分言之則曰寬信  
敏公約言之不過一中而已補存疑此四句集註謂泛言帝王之道然必  
夫子所嘗言故記者取而綴之于後以盡此章所敘之意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

猛費芳  
味反

全此章論政具有帝王之法戒尊有敬以持之意屏有嚴以絕之意  
講義子張問于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子

曰治道不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事誠能尊而行之  
則百姓蒙其福有惡而害治者四事誠能屏而絕之則百姓去其害斯可以  
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子曰凡施惠于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惠  
而不費有益于下而無損于上其爲美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  
則勞而不怨既已勞民之力而又不拂民之心其爲美二也此皆加于人者  
也凡人心有所欲易至于貪君子未嘗無欲也而于己有所得于人無所求  
欲而不貪其爲美三也人或意稍舒泰易至于驕君子雖泰然自得也而無  
一毫驕傲之意其爲美四也人或以威臨民易至于猛君子雖有威可畏也  
而不至于猛厲而難堪其爲美五也此皆存于己者也五者皆爲政者所當  
尊也補蒙引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翼註從政不作爲大夫只泛  
說行政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

講子張問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寔因問曰何謂惠而不費夫子備舉而告之

曰凡施惠而捐已之財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君子因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民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但就百姓本然之生計為之區畫而已非分我所有以與民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則民必怨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不與不急之務佚道使民又何得而怨之欲非其所當然則貪矣若君子仁覆天下之念不至兼濟萬物其欲不止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欲者仁而得者即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無論事之大小一惟臨之以敬慎而不敢有慢易之心則應務皆當而此心自安舒矣然本之兢業自持之內非侈然自放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肅其衣冠端莊其瞻視儼然在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作威以加人也斯不亦威而

不猛乎所謂五美之寔其當尊者如此泰補存疑可勞而勞如鑿池築城之

類若播穀乘屋此民自家事用之于此未切○欲仁仁字就政事上說小註蒙引俱未穩○顧麟士曰惠勞欲泰威五者本不甚美惟不費不怨不貪不驕不猛故美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

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講子張又問曰何以謂之四惡子曰為政欲民不為惡則當教之以善苟不教民于平時及陷于罪而遽殺之則殘酷不仁是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必先期告戒之乃可責其成功苟不戒而遽考其成則急驟無漸是謂之暴凡有



所徵求如賦稅興工聚衆之類必誥令諄切而後民知奉公若故意慢其令于前而刻期以迫之于後而誤其民而必刑之以戕害其民也是謂之賊至若有功當賞則斷然賞之而後足以爲勸若均之以物與人也而于出此納彼之際遲回顧惜怪吝而不卽與則是有司爲人守財不敢自尊之事而非爲政之體人不競奪圖功矣四惡之寔如此皆爲政所當屏也記者敘此以繼帝王一中之治而夫子之爲政可知矣參問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朱子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個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補蒙引有司本非惡字爲政而爲有司之事則惡矣存疑不戒視成是出于無心慢令致期是出于有心此其不同處楊子常曰上三項是急迫之惡下一項是怠緩之惡虛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堯財言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全此示人當知之要知命則在我有定見知禮則在我有定守知言則在人無遁情知此三者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道備矣講義子曰修己之學固自多端而其要有在如人之有生吉凶禍福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必知命而信之乃能安分循理而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必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徒喪其所守而爲小人矣何以爲君子乎此命之不可知也參補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胡雲峰曰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日無以爲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蒙引知命非泛泛然知而已知有君子信之也此事到頭時臨利害之際我知命而一惟命之安乃爲知命翼註君子知命必盡人事以聽天命非全談氣數也此又不可不知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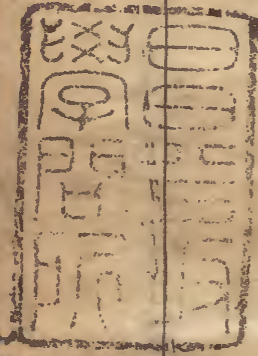


講義禮為持身之具。惟知禮乃能堅定其德性。檢攝其威儀而卓然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動容周旋無所準則耳目手足惶惑失措無以持身而自立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參紹聞編云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而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釋回謂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栢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筠祝膚青處堅而有力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節則君子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講義至於人之邪正已之取舍係焉不可不知也而其要在知言。蓋人心之動因言以宜。即其言之合理與不合理可以知其心術之邪正。若不知言則邪正何由而辨。無以知人而定取舍也。三者皆修己之要也。參慶源輔氏曰

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士曰知言以知人不但知得此人之言乃以知得此人之入。須曉得有能知言之知。即所以能知人之知。節節重在知上。知以心言。



下論

山閣之本





四書傳解

卷九



